

沈從文



虛燭



文季叢書之十四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1612B

~~182724~~

文季叢書之十四

燭 虛

沈從文

文化生活出版社

目 錄

第一輯

燭虛……………三

潛淵……………三八

長庚……………四五

生命……………五二

第二輯

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五九

白話文問題……………六八

小說作者和讀者……………八三

文運的重建……………一〇三

第

一

輯

此页空白

燭 虛

察明人類之狂妄和愚昧，與思索個人的老死病苦，一樣是偉大的事業，積極的可以當成一種重大的工作，在消極的也不失爲一種有趣的消遣。

女子教育在個人印象上，可以引起三種古怪聯想：一是漢書藝文志小說部門，有本談胎教的書，名青史子，玉函山房輯佚書還保留了一鱗半爪。這部書當秦漢時或者因爲篇章完整，不會被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兩部雜書引用。因此小說部門多了這樣一部書名，儼然特意用它來諷刺近代人，生兒育女事原來是小說戲劇！二是現藏大英博物院，成爲世界珍品之一，相傳是晉人顧愷之畫的女史箴圖卷。那個圖畫的用意，當時本重在註釋文辭，教育女子。現在想不

到僅僅對於我一個朋友特別有意義，朋友×先生，正從圖畫上服飾器物研究兩晉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憑藉它方能有些發現與瞭解。三是帝王時代勸農教民的耕織圖，用意本在「往民間去」，可是它在皇后妃宮室中的地位，恰如老鼠嫁女圖在一個平常農人家中的地位，只是有趣而好玩。但到了一些毛子手中時，忽然一變而成中國藝術品，非常重視。這可見一切事物在「時間」下都無固定性。存在的意義有些是偶然的，存在的價值，多與原來情形不合。

現在四十歲左右的讀書人，要他稱引兩部有關女子教育的固有書藉時，他大致會舉出三十年前上層婦女必讀的列女傳和普通女子應讀的女兒經。五四運動談解放，被解放了的新式女子，由小學到大學，若問問什麼是她們必讀的書，必不知從何說起。正因為沒有一本書特別為她們寫的。即或在普通大學習歷史或教育，能有機會把列女傳看完，且明白它從漢代到晚清社會具有何種價值與意義，一百人中恐不會到五個人。新的沒有，舊的不讀，這個現象說明一件事情，即大學教育設計中，對於女子教育的無計劃。這無計劃的現象，實由於缺乏瞭

解不關心而來。在教育設計上儼然只尊重一個空洞名辭，「男女平等」從不會稍稍從身心兩方面對社會適應上加以注意，「男女有別」因此教育出的女子，很容易成爲一種庸俗平凡的類型：類型的特點是生命無性格，生活無目的，生存無幻想。一切都表示生物學上的退化現象。在上層社會婦女中，這個表示退化現象的類型尤其顯著觸目。下面是隨手可拾的例子，代表這類型的三種樣式。

某太太，是一個歐美留學生，她的出國是因爲對婦女解放運動熱心「活動」成功的。但爲人似乎善忘，回國數年以後，她學的是什麼，不特別人不知道，即她自己也彷彿不知道。她就用「太太」名分在社會上討生活。依然繼續兩種方式「活動」，即出外與人談婦女運動，在家與客人玩麻雀牌。她有幾個同志，都是從麻雀牌桌上認識的。她生存下來既無任何高尚理想，也無什麼美麗目的。不僅對「國家」與「人」並無多大興趣，即她自己應當如何就活得更有生趣，她也從不曾思索過。大家都以爲她是一個有榮譽，有地位，而且有道德的上層婦女，事實上她只配說是一個代表上層階級莫名其妙活下來的女人。

某名媛，家世教育都很好，無可疵議。戰爭後尚因事南去北來。她的事也許「經濟」關係比「政治」關係密切。爲人愛國，至少是她在與銀行界中人物玩撲克時，會努力給人造成一個愛國印象。每到南行時，就千方百計將許多金票放在襪子中，書本中，地圖中，以及一切可以瞞過稅官眼目的隱蔽處。可是這種對於金錢的癖好，處置這個阿堵物的小心處，若與使用它時的方式兩相對照，便反映出這個上流婦女愚而貪得與愚而無知到如何驚人程度。她主要的興趣在玩牌，她的教育與門閥，却使她作了國選代表。她雖代表婦女向社會要求應有的權利，她的興趣倒集中在如何從昆明帶點洋貨過重慶，又如何由重慶帶點金子到昆明。

某貴婦人，她的丈夫在社會上素稱中堅分子，居領導地位。她畢業於歐洲一個最著名女子學校，嫁後即只作「貴婦」。到昆明來住在用外國錢幣計值的上等旅館，生活方能習慣。應某官僚宴會時，一席值百五十元，一瓶酒值兩百元，散席後還照例玩牌到半夜。事後却向熟人說，雲南什麼都不能吃，玩牌時，輸贏不到三千塊錢，小氣鬼。住雲南兩個小孩子的衣食品，利用丈夫服務機關便利，無不從香港買來。可是依然覺得雲南對她實在太不方便，且擔心孩子

無美國桔子吃，會患貧血病，因此住不久，一家人又乘飛機往香港去了。中國當前是個什麼情形，她不明白，她是不是中國人，也似乎不很明白。她只明白她是一個「上等人」，一個「闊人」，如此而已。

這三個上等身分的婦女，在戰爭期有一個相同的人生態度，即消磨生命的方式，唯一只是賭博。竟若命運已給她們註定，除玩牌外生命無可娛樂，亦無可作爲。這種現象我們如不能說是「命定」，想尋出一個原因，就應當說這是五四以來國家當局對於女子教育無計劃的表現。學校只教她們讀書，並不會教過她們做人。家庭既不能用何種方式訓練她們，學校對她們生活也從不過問，一離開學校，嫁人後，丈夫若是小公務員，兩夫婦都有機會成爲賭鬼，丈夫成了新貴以後，她們自然很容易變成那樣一個類型——軟體動物。

五四運動在中國讀書人思想觀念上，解放了一些束縛，這是人人知道的一件事情。當初爭取這種新的人生觀時，表現在文字上，行爲上，都很激烈，很興奮。都覺得世界或社會，既因人而產生，道德和風俗，也因人而存在，「重新做人」的意識極強，「人的文學」於是成爲一個

動人的名辭。可是「重新做人」雖已成爲一個口號，具盡符咒的魔力。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麼樣的人？似乎被主持這個運動的人，把範圍限制在「爭自由」一面，含義太泛，把趨勢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太窄。初期白話文學中的詩歌，小說，戲劇，大多數只反映出兩性問題的重新認識，重新建設一個新觀念，這新觀念就側重在「平等」一末了可以說，女人已被解放了，可是表示解放只是大學校可以男女同學，自由戀愛。政治上負責者，儼然應用下面觀點輕輕鬆鬆對付了這個問題：

「要自由平等罷，如果男女同學你們看來就是自由平等，好，照你們意思辦。」

於是開放了千年禁例，男女同學。正因爲等於在無可奈何情形中放棄固有見解，取不干涉主義，因此對於男女同學教育上各問題，便不再過問。就是說在生理上，社會業務習慣上，家庭組織上，爲女子設想能引起注意值得討論的各種問題，從不作任何計劃。換言之，即是在一種無目的的狀況中，混了八年，由民八到民十六。我們若對過去稍加分析，自然會明白這八年

中不僅女子教育如此，整個教育事實上都在拖混情形之中。度過這八年，正是中國近三十年內政最黑暗胡塗時代。內戰不息，軍閥割據，賄選賣官，貪贓納賄，一切都視爲極其自然，負責者毫無羞恥感和責任感。北京政府的內政部不發薪，部員就撤賣故宮皇城作生活費用。教育部不發薪，部員就主張將京師圖書館藏書封存抵押。一切國家機關都儼然和官產處取同一態度，凡經手保管的都可自由處理變賣，不受任何限制。因此雍和宮喇嘛就賣法寶，天壇經管人就賣祭器。故宮有一羣太監，民國以後留在京中侍候溥儀，因偷賣東西太多，恐被查出，索性一把火燒去大殿兩幢滅跡，據估計損失至少值五千萬。（後來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的監守自盜，不過說明這個「北京風氣」在革命成功後還未去盡罷了。比較起來，是最小一次偷偷摸摸案件，算不得一回事！）當時京畿駐軍荒唐跋扈處更不可以想像，駐防頤和園西苑的奉軍長官，竟隨意把附近小山丘上幾千棵合抱古柏和沿馬路上萬株風景樹一齊砍伐，給北京城裏木行作棺木，充劈柴。到後且異想天開，把圓明園廢基的大石獅，大石華表，拱形石橋和白石欄杆，甚至於鋪蓋道的大石條，一律挖抬出賣，給燕京大學蓋房子裝點風景！大臣賣國，可說是

異途同歸，目的只在弄幾個錢。大家賣來賣去，把屋裏擺的，路上砌的，地面長的，地下放的，可賣的無一不賣，北京政府因此也就賣倒了。

北伐成功，中國統一後，政府對於高等教育雖定下了一些新章則，併學校，劃學區，注意點似乎只重在分配地盤，調整人事，依然不會注意到一個根本問題，即大學教育有個什麼目的，男女同學同教，在十年試驗中有些什麼得失將待修正？主持教育的最高當局，至多從統計上知道受高等教育的男女人數比較，此外竟似乎別無興趣可言。直到戰前為止，二十年來的男女同學同教，這一段試驗時間不為不長，在社會家庭各方面，已發生了些什麼影響？兩性問題從生理心理兩方面研究認識，其他國家又有了些什麼新的發現，可以用作參考？關於教學問題上，課程編排上，以及課外生活訓練上，實在事事都需要用一個比較細心客觀比較科學的態度來處理。尤其是現在國內各地正有數百萬壯丁參加戰爭，沿江沿海且有數千萬民衆向西南西北各省遷移，戰時的適應，與戰後的適應，對於女子無一不有個空前的變化，也就無一不需要教育負責人，給它一種最大的關心，看出一些問題，重新有個態度，且用極大勇氣來試

驗，來處理。

這個時代像那種既已放棄了好好做人權利的婦人，在她們身分或生活上雖還很尊貴舒適，在歷史意義上，實在只是一個廢物，一種沈澱，民族新陳代謝工作，已經毫無意義，不足注意。所謂女子教育的對象，無妨把她們拋開。目前國內各處，至少有五千二十歲年青女子，五萬十五歲年青女子，離開了家庭，在學校作學生，十年後必然還要到社會作主婦，作母親，都需要一些比當前更進步更自重的作人知識，和更美麗更勇敢的人生觀。有計劃的在受教育時，應用各種訓練方法，輸入這種知識和人生觀，實在是最高教育當局不能避免的責任。

此外凡是對於婦女運動具有熱誠的人，也應當承認「改造運動」必較「解放運動」重要，「做人運動」必較「做事運動」重要。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婦女運動，以「改造」與「做人」為目的。十六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女子，若還有做人的自信心與自尊心，不願意在十年後墮落到社會常見的以玩牌消磨生命的婦人類型中去，必對於這個改造與做人運動，感覺同情，熱烈擁護。

我們還希望對於中層社會懷有興趣的作家，能用一個比較新也比較健康的態度，用青年女子作對象，來寫幾部新式青史子或列女傳。更希望對通俗文學充滿信心的作家，以平常婦女爲對象，用同樣態度來寫幾部新式女兒經。從去年起始，「民族文學」成爲一個應時的口號，若說民族文學有個廣泛的含義，主要的是這個民族戰勝後要建國，戰敗後想翻身。那麼，這種作品必然成爲民族文學最根本的形式或主題。

二

自然既極博大，也極殘忍，戰勝一切，孕育衆生。螻蟻蚍蜉，偉人巨匠，一樣在它懷抱中，和光同塵。因新陳代謝，有華屋山丘。智者明白「現象」，不爲困縛，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陸續失去意義，本身亦因死亡毫無意義時，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燭如金。作燭虛二。

上星期下午，我過呈貢去看孩子，下車時將近黃昏，騎上了一匹栗色瘦馬，向西南田埂走去。見西部天邊，日頭落處，天雲明黃媚人，山色凝翠堆藍。東部長山尚反照夕陽餘光，剩下一片

深紫。豆田中微風過處，綠浪翻銀，蘿蔔花和油菜花黃白相間，一切景象莊嚴而兼華麗，實在令人感動。正在馬上凝思時空，生命與自然歷史或文化，種種意義，儼然用當前一片光色作媒觸劑，引起了許多奇異感想。忽然有兩匹馬從身後趕上，超過我馬頭不遠，又依然慢下來了。馬上兩個二十歲左右大學生模樣女子，很快樂的一面咬嚼酸梨，一面談笑。說的是你吃三個她吃五個一類的話語。末後在前面一個較胖一點的，忽回頭把個水淋淋的梨骨猛然向同伴拋去。同伴笑着閃，那梨骨就不偏不正打在我的身上。兩個女學生一聲不響，却笑嘻嘻的勒馬趕先跑了。那馬夫好像嘲笑又好像安慰我，『那是學生。』我知道，這是學生——把眼前自然景物和人事情形兩相對照，使我感覺一種極其痛苦的印象，許多日以來不能去掉。一個人天生兩隻眼睛一張嘴，意思正似乎要我們多看少吃。這些近代女子做的事，竟恰恰像有意在違反自然的恩惠！

××也是一個大學生，年紀二十二歲，在國立大學二年級。關於讀書事，連她自己也不大明白，爲什麼就入了大學英文系。功課還能及格，有一兩門學科教員特別認真，就借同學筆記

抄抄，寫報告時也能勉強及格。家庭經濟情況和愛好性情說來，她屬於中產階級的近代型女子。樣子還相當好看，衣服又能夠追隨風氣，所以在學校就常有男同學稱她爲「美人」。用「時代輪子轉動了，我們一同飄流到這山國來」一類庸俗句子起始，寫一些雖帶做作氣還不失去青春的熱與香的信件，可是學校的書本和同學的懇勸都並不引起她多少興趣。她需要的只是玩一玩，此外都不大關心。出門時也歡喜穿幾件比較好看時新的衣服，打扮得體體面面，雖給人一個漂亮印象，宿舍中衣被可零亂而無秩序。金錢大都分用在吃食，最小部分方用來買書。她也學美術，歷史，生物學，這一切知識都似乎只能同考試發生關係，決不能同生活發生關係。也努力學外國文，最大目的，只是能說話同洋人一樣，得人讚美，並不想把它當成一個向人類崇高生命追求探索工具。做人無信心，無目的，無理想。正好像二十年前有人爲她們爭求解放，已解放了，但事實上她並不知道真正要解放的是什麼。因此在年齡相差不多的女同學中，最先解放了一個胃口，隨時都需要吃，隨處都可以吃。儼若每天任何一時都能夠用食物填塞到胃囊中，表示消化力之強。同時象徵生命正是需要最少最少的想像，需要最多最多

實際事物的年齡。想起她們那個還待解放或已解放的「性」以及並無機會也好像不大需要解放的「頭腦」使人默然了。若想起這種青年女子，在另一時社會上還稱她們爲「摩登女郎」能煽起有教養紳士青春的熱，找回童年的夢，會覺得這個社會退化的可怕。

這正是另外一種類型，大凡家中有三五個子姪親友的，總可以在其中發現那麼一個女孩子。引起感想是這些女人舊知識學不了，新知識說不上。一眼看去還好，可不許人想想好到那裏。

從這種類型女子說來，上帝真像有點草率處，使人想要詢問，「老天爺，你究竟拿得是個什麼主意，你是在有計劃故意來試驗訓練男子？還是在無目的而任性情形中改造女人？」如果我們不宜把這問題牽引到「上帝」方面去，那就得承認這是一「現代教育」的特點，只要她們讀書，照二十年前習慣讀書，讀什麼書有什麼用？誰都不大明白。作教育部長或大學教授的，作家長的，且似乎也永遠不必需對這問題明白，或提出一些明智有益的意見。科學工作方面，我們雖然已經承認了豆類栽培可以發現遺傳定律，稻棉可以用雜交法育種，即在犬與鴿

子禽獸身上，也知道採取了一個較新觀點，加以訓練。對於人的教育，尤其是與民族最有關係的女子教育，却一直到如今還脫不了在因習的自然狀態下進行。這並不是人的蠢笨，實在是負責者懶惰與無知的表現！

這種現代教育的特點，如果不能引起當局的關心，有計劃的來勇敢改造，我們就得自己想辦法。這同許多問題差不多，總得有個辦法，方能應付「明天」和「未來」！對婦女本身幸福快樂言，若知道關心明天和未來，也方能夠把生命有個更合理更有意思的安排。

現代教育特點事實上應當稱爲弱點，改造運動必需從修正這個弱點而着手。修正方法消極方面是用禮貌節制她們的「胃部」，積極方面是用書本訓練她們的「腦子」。一個「摩登女郎」的新的含義，應當是在飲食方面明白自制，在自然美方面還能夠有興致欣賞。且知道把從書本吸收一切人類廣泛知識，看成是生命存在的特別權利，不僅僅當作學校或爸爸派定義務。擴大母性愛，對人類崇高美麗觀念或現象充滿敬慕與傾心，對是非好惡名辭反應特別強，對現社會婦女墮落與腐敗能認識又能避免，對作人興趣特別濃厚也特別熱誠，

換言之，就是她既已從舊社會不良習慣觀念中解放了出來，便能爲新社會建立一個新的人格標準。她不再是一「自然」物，於人類社會關係上，僅僅在性的註定工作方面盡生育義務，從這種義務上討取生活，以得人憐愛爲已足。她還可以單爲作一個「人」，「用人的資格，好好處理她的頭腦，運用到較高文化各方面去，放大她的生命與人格，從書本上吸收，同時也就創造，在生活上學習，同時也就享受。」

我們是不是可以希望這種新女性，在這個新社會大學校學生羣中陸續發現？形成這個五光十色的人生，若決定於人的意志力，也許我們需要的倒是一種「哲學」，一種表現這個優美理想的人生哲學，用它來作土壤，培植中國的未來新女性。

三

看看自己用筆寫下的一切，總覺得很痛苦。先以爲我「爲運用文字而生」，現在反覺得「文字佔有了我大部分生命。除此以外，別無所有，別無所餘。」

重讀月下小景，八駿圖，自傳，八年前在青島海邊一梧桐樹下面，見朝日陽光透樹影照地，縱橫交錯，心境虛廓，眼目明爽，因之寫成各書。二十三年寫邊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中老槐樹下，日影同樣由樹幹枝葉間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無滓渣，少凝滯。這時節實無陽光，僅窗口一片細雨，不成烟，不成霧，天已垂暮。

和尚，道士，會員……人都儼然爲一切名分而生存，爲一切名詞的迎拒取捨而生存。禁律益多，社會益複雜，禁律益嚴，人性即因之喪失淨盡。許多所謂場面上人，事實上說來，不過如花園中的盆景，被人事強制屈折成爲各種小巧而醜惡的形式罷了。一切所爲，所成就，無一不表示對於「自然」之違反，見出社會的抽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種人生學說，却無一不即起源於承認這種種，重新給以說明與界限。更表示對「自然」傾心的本性，有所趨避，感到惶恐。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數人生存下來的意義。

上海寄昆明冬景一書來，重閱「真俗人與假道學」一文在平明第一期上發表時，熟人

多以爲被罵，不熟人更多以爲被罵。讀書人事，大抵如此。思想矜持，情感瑣碎，規矩忌諱，多而又多。或有假時髦，恰如「新式傻大姐」，或有新紳士，正與所說紳士情形相同，好事心虛，從一字一句間照見自己面目，自然小小不懌，但亦無可奈何。因如果就普遍社會現象立論，既說及人，總不免有賢慧庸鄙，初無關於二三子言行。然二三子或將文章割裂，不欣賞，只搜索，以爲此影射誰，彼影射誰，不怕煞風景，無益費精神，殊令人深覺可憫。正如有鄉下人，大清早擔柴挑草進城，不明白城市中人起居行動忌諱，就眼睛看到的，心中感覺的，隨便說說，或有人迎面走來，即悶倒在地，以爲有意中傷。或有人正擁被睡晏覺，做好夢，猛被這種聲音驚醒。事雖由鄉下人引起，這鄉下人實在亦無可奈何。

莫泊桑說，「平常女子，大多數如有毛蘿蔔。」平常男子呢，一定還不如毛蘿蔔，不過他并不說出。可是這個人，還是得生活在有毛無毛蘿蔔間數十年，到死爲止。生前寫了一本書，名叫水上，記載他活下來的感想，在有毛無毛蘿蔔間所見，所聞，所經驗，得來的種種感想。那本書惱怒了當時多少衣冠中人，不大明白。但很顯然，有些人因此得承認，事實上我們如今還儼然

生存在蘿菔田地中，附近到處是「生命」，是另外一種也貼近泥土，也吸收雨露陽光，可不大會思索更不容許思索的生命。

因為水上，使我想起二十年前，在西水中部某處一個小小碼頭邊一種痛苦印象。有個老兵，那時害了很重的熱病，躺在一隻破爛空船中喘氣等死。只自言自語說，『我要死的，我要死的，』聲音很沉很悲，當時看來極難受，送了他兩個橘子。且覺得甚不可解，『爲什麼一個人要死，是活夠了還是活厭了？』過了一晚，天明後再去看看，人果然已經死了。死去後身體顯得極瘦小，好像表示不願意多佔活人的空間。下陷的黑臉上有兩隻麻蠅爬着。橘子尚好好擱在身邊。一切靜寂，只聽到水面微波嚼咬船板細碎聲音。這個「過去」竟好好的保留在我印象中，活在我的印象中。

在他人看來，也許有點不可解，因為我覺得這種寂寞的死，比在城市中同一羣莫名其妙的人熱鬧的生，倒有意義得多。

死既死不成，還得思活計

駐防在陝西的朋友××來信說，『你想來這裏，極表歡迎。我已和×將軍說過了，來時可以十分自由，看你要看的，寫你想寫的。』我真願意到黃河岸邊去，和短衣漢子坐土窯裏，面對湯湯濁流，寢饋在砲火鐵雨中一年半載，必可將生命化零爲整，單單純純的熬下去，走出這個瑣碎，懶惰，敷衍，虛偽的衣冠社會。一分新的生活，或能夠使我從單純中得到一點新的信心。

四

吳稚暉老先生喜說笑話，以爲『人雖由蟲豸進化而來，但進化到有灰白色腦髓質三斤十二兩後，世界便大不相同。世界由人類處理，人自己也好好處理了自己。』其實這三斤多腦髓在人類中起巨大作用，還只是近百年來事情。至於周口店的猿人，頭腦雖已經相當大，駕御物質，征服自然，通說不上。當時日常生活，不過是把石頭敲尖磨光，綁在一個木棒上，捉打懦弱

笨小一點生物，茹毛飲血過日子罷了。論起求生工具精巧伶便自由灑脫時，比一隻蝴蝶穿得花枝招展，把長長的吸管向花心吮蜜，滿足時一飛而去，事實上就差多了。但人之所以爲人，也就在此。人類求生並不是容易事，必在能飛、能潛、能嚙、能螫、能跑、能跳、能鑽入地裏，能寄生別的生物身上，在一羣大小不一生物中努力競爭，方能支持生命。在各種困苦艱難中訓練出了一點能力，把能力擴大，延長，才有今日。

這麼努力，正好像有點爲上天所忌，所以在人類中直到如今，尚保留了兩種本能：一種是好鬥本能，一種是懶惰本能。好鬥與求生有密切關係。但好鬥與愚蠢在情緒上好像又有種稀奇接合，換言之，就是古代鬥的方式用於現代，常常不可免成爲愚行，因此人固然產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就大規模毀滅人的生命（戰勝者同樣毀滅。）這成毀互見，可說是自然惡作劇事例之一。懶惰也似乎與求生不可分，卽生命的新陳代謝。需要有個秩序安排，方能平均。有懶惰方可產生淘汰，促進新陳代謝作用。這世界若無一部分人懶惰，進步情形必大大不同，說不定會使許多生物都不能同時存在。卽同屬人類，較幼弱者亦恐無機會向上。卽屬同

一種族，優秀而新起的，也不容易抬頭。這可說是自然小聰明處另外一面。

好鬥本能與愚行容易相混，大約是「工具」與「思想」發展不能同時並進的結果。是一時的現象，將來或可望改變。最大改變即求種族生存，不單純訴諸武力與武器，另外尚可望發明一種工具，至少與武力武器有平行功效的工具。這工具是抽象的觀念，非具體的槍砲。至於懶惰本能，形成它的原因，大致如下：即人雖與蟲豸起居生活截然不同，腦子雖比多數生物分量重，花樣多，但基本的願望，多數還是與低級生物相去不多遠，要生存，要發展。易言之，即是要滿足食與性。所願不深，容易達到，故易滿足，自趨懶惰。一個民族中懶惰分子日多，從生物觀點上說，不算是一件壞事，從社會進步上說，也就相當可怕。但這種分子若屬知識階級，倒與他們所學「人爲生物之一」原則相合。因爲多數生物，能飽吃好睡，到性周期時生兒育女不受妨礙，即可得到生存愉快。人類當然需要這種安逸的愉快。不過知識積疊，產生各樣書本，包含各種觀念，求生存圖進步的貪心，因知識越多，問題也就越多。讀書人若使用腦子，儘讓這些事在腦子中旋轉不已，會有多少苦惱，多少麻煩！事情顯然明白，多數的讀書人，將生命與生活來作各

種抽象思索，對於他的腦子是不大相宜的。這些人大部分是因緣時會，或襲先人之餘蔭，雖在國內國外，讀書一堆，知識上已成「專家」後，在作人意識上，其實還只是一個單位，一種「生物」。只要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即已滿足愉快。並無何等幻想或理想推之向上或向前，尤其是不大願因幻想理想而受苦，影響到已成習慣的日常生活太多。平時如此，即在戰時，自然還是如此。生活下來儼然隨時隨處都可望安全而自足，為的是生存目的只是目下安全而自足。雖如羅素所說，「遠慮」是人類的特點，但其實遠慮只是少數又少數人的特點，這種近代教育培養成的知識階級，大多數是無足語的！

人當然應像個生物。盡手足勤勞貼近土地，使用鋤頭犁耙作工具以求生，是農民更像一個生物的例子。至於知識分子呢，只好用他們玩牌興趣嗜好來作說明了。照道理說來，這些人是已因抽象知識的增多，與生物的單純越離越遠的。但這些人却以此為不幸，為痛苦，實在也是不幸痛苦，所以就有人發明麻雀牌和撲克牌，把這些人的有用腦子轉移到與人類進步完全不相干的小小得失悲歡上去。這麼一來，這些上等人就不至於為知識所苦，生活得很像一

個「生物」了。不過話說回來，若有人把這個現象從深處發掘，認爲他們這點求娛樂習慣，是發源於與蟲豸「本能」一致的要求時，他們却常常會感到受諷刺而不安。只是這不安事實上並不能把玩牌興趣或需要去掉，亦不過依然是三四個人在牌桌旁發發牢騷罷了。爲的是蟲豸在習慣上比人價值低得多，所以有小小不安，玩牌在習慣上已成爲上等人一種享樂，所以還是繼續玩牌。

對於讀書人玩牌的嗜好，我並不像許多老年人看法簡單，以爲是民族「墮落」問題。我只覺得這是一個「懶惰」現象，而且同時還承認爲是一個「自然」現象。因爲這些人既能靠工作名分在社會有吃、有穿，作工作事都有個一定時間，只要不誤事就不會受淘汰，學的既是普通所說近代教育，思想平凡而自私，根本上又並無什麼生活理想，剩餘生命的耗費，當然不是用撲克牌就是用麻雀牌。懶惰結果從全個民族精力使用方式上來說，大不經濟，但由這些上等人個人觀點說，却好像是很瀟灑而快樂的。由於這麼一來，一面他是在享受自由主義承平時代公民的權利；一面他不想，可以更像一個生物（於此我們正可見出上帝之巧

慧！)

譬如有一人，若超越習慣心與眼，對這種知識分子活在當前情形下，加以權利義務的檢視，稍稍對於他們的生活觀念與生活習慣，感到懷疑和不敬，引起的反應，還是不會好。反應方式是這些人必一面依然玩牌，一面生氣。『你說我是蟲豸，我倒偏要如此。你不玩牌，做聖人去了。』於是大家一陣哈哈大笑起來，桃花杏花，皇后王子，換牌洗牌，糾紛一團，時間也就過去了。或者意猶未平，就轉述一點屬於那個人的不相干謠言，抵補自己情緒上的損失，說到末了，依然一陣大笑。單純生氣，惱羞成怒，尚可救藥。因為究竟有一根看不見的小刺簽在這些知識階級的心上，刺雖極小，總得拔去。若只付之一笑，就不免如古人所說『日光之下無新事』，當然一切還是照舊。

不知何故，這類小事細細想來，也就令人痛苦。我縱把這種懶惰本能解釋為自然意思，玩牌又不過是表示人類求愉快之一種現象，還是不免痛苦。正因為我們還知道這個民族目前或將來，想要與其他民族競爭生存，不管戰時或承平，總之懶惰不得的。不特有許多事要人去

做，其實還有許多事要人去想。而且事情居多是先要人想出一個條理頭緒，方能叫人去做。一懶惰就糟糕！目下知識分子中的教授們，若能保留羅素所謂人類「遠慮」長處多一些，豈不是很好？眼見的是這種「人之師」就無什麼方法可以將他們的生活觀重造，耗費剩餘生命方式還只會玩牌。更年青一點的呢，且有從先生們剪花樣造就自己趨勢。

我們怎麼辦？是順天體道，聽其自然，還是不甘滅亡，另作打算？我們似乎還需要一些不能安於目前生活習慣與思想形式，又不怕痛苦的年青讀書人，或由於「遠慮」，或由於「好事」，在一個較新觀點上活下來，第一件事是能戰勝懶惰。我們對於種族存亡的遠慮，若認為至少應當如蟲豸對於後嗣處理的謹慎認真，會覺得知識分子把一部分生命交給花骨頭和花紙，實在是件可怕和可羞事情。

「怕」與「羞」兩個字的意義，在過去時代，或因鬼神迷信與性的禁忌，在年青人情緒上占有一個重要位置。三千年民族生存與之不無關係。目下這兩字意義却已大部分失去了。所以使讀書人感覺某種行為「可怕」或「可羞」，在迷信、禁忌，以及法律以外產生這種感

覺，實在是一種艱難偉大的工作，要許多有心人共同努力，方有結果。文學、藝術，都得由此出發。可是這問題目下說來，正像癡人說夢，正因為所謂有心人的意識上，對許多事也就只是糊塗塗塗，媽媽虎虎，功利心切，虛榮心大，不敢向深處思索，儼然唯恐如此一來就會溺死在自己思想中。抄抄撮撮，讀書教書，輕鬆寫作之餘，還是樂意玩三百分數目散散心。生命相抵相銷，末了等於一個零。

我似乎正在同上帝爭鬥。我明白許多事不可爲，努力終究等於白費，口上沈默，我心並不沈默。我幻想在未來讀書人中，還能重新用文學藝術激起他們「怕」和「羞」的情感，因遠慮而自覺，把玩牌一事看成爲唯有某種無用廢人（如像老妓女一類人）方能享受的特有娛樂。因爲這些人經營的是性的事業，身體到晚年實在相當可憫，已夠令人同情了，這些人生活下來，腦子不必多所思索，盡職之餘，總得娛樂散心，玩牌便是他最好散心工具。我那麼想，簡直是在同人類本來惰性爭鬥，同上帝爭鬥。

說他人不如說自己，記人事不如記心情，試從三星在戶雜記中摘抄若干則，作燭虛五。

書本給我的啓示極多，我歡喜新約哥林多書記的一段：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我認得這人，或在身內，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樂園裏，聽見隱祕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爲這人，我要誇口。但是爲我自己，除了我的軟弱以外，我並不誇口。

——哥林多書十二章四百零四頁

辦事處小樓上隔壁住了個木匠，終日鎚子鑿子，敲敲打打，聲音不息。可是真正吵鬧到我不能構思，不能休息的，似乎還是些無形的事物，一片顏色，一閃光，在回想中盤旋的一點笑和怨，支吾與矜持，過去與未來。

爲了這一切，上帝知道我應當怎麼辦。

我需要清靜，到一個絕對孤獨環境裏去消化消化生命中具體與抽象。最好去處是到個

廟宇前小河旁邊大石頭上坐坐，這石頭是被陽光和雨露漂白磨光了的。雨季來時上面長了些綠絨似的苔類。雨季一過，苔已乾枯了，在一片未乾枯苔上正開着小小藍花白花，有細腳蜘蛛在旁邊爬。河水從石罅間激流，水中石子蚌壳都分明明。石頭旁長了一株大樹，枝幹蒼青，葉已脫盡。我需要在這種地方，一個月或一天。我必需同外物完全隔絕，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

黃昏時聞湖邊人家竹園裏有畫眉鳴囀，使我感覺悲哀。因為這些聲音對於我實在極熟悉，又似乎完全陌生。二十年前這種聲音常常把我靈魂帶向高樓大廈燈火輝煌的城市裏，事實上那時節我却是個小流氓，正坐在沅水支流一條小河邊大石頭上，面對一派清波，做白日夢。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夢境裏，而且感到厭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終還是個鄉下人。但與鄉村已離得很遠很遠了。

二十八，五。

我發現在城市中活下來的我，生命儼然只淘剩一個空壳。譬喻說，正如一個荒涼的原野，

一切在社會上具有商業價值的知識種子，或道德義意的觀念種子，都不能生根發芽。個人的努力或他人的關心，都無結果。試仔細加以注意，這原野可發現一片水塘澤地，一些瘦小蘆葦，一株半枯檉柳，一個死獸的骸骨，一隻乾田鼠。澤地角隅尚開着一叢叢小小白花紫花（抱春花），原野中唯一的春天。生命已被「時間」「人事」剝蝕快盡了。天空中鳥也不再在這原野上飛過投個影子。生存儼然只是煩瑣繼續煩瑣，什麼都無意義。

百年後也許會有一個好事者，從我這個記載加以檢舉，判案似的說道：『這個人在××年已充分表示厭世精神。』要那麼說，就儘管說好了，這於我是不相干的。

事實上我並不厭世。人生實在是一本大書，內容複雜，分量沉重，值得翻到個人所能翻看到的最後一頁，而且必需慢慢的翻。我祇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許看的事蹟。我得稍稍休息，緩一口氣！我過於愛有生一切。愛與死為隣，我因此常常想到死。在有生中我發現了「美」，那本身形與線即代表一種最高的德性，使人樂於受它的統制，受它的處治。人的智慧無不由此影響而來。典雅詞令與華美文字，與之相比都見得黯然無光，如細碎星點在朗月照耀下同樣黯

然無光。它或者是一個人，一件物，一種抽象符號的結集排比，令人都祇想低首表示虔敬。阿拉伯人在沙漠中用嘴唇觸地，表示皈依上帝，情緒和這種情形正復相同，意思是如此一來，雖不會接近上帝，至少已接近上帝造物。

這種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產生，一片銅，一塊石頭，一把線，一組聲音，其物雖小，可以見世界之大，並見世界之全。或即「造物」，最直接最簡便那個「人」。流星閃電刹那即逝，即從此顯示一種美麗的聖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皺眉，無不同樣可以顯出那種聖境。一個人的手足眉髮在此一閃即逝更縹緲的印象中，即無不可以見出造物者之手藝無比精巧。凡知道用各種感覺捕捉住這種美麗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終生不滅。但丁、歌德、曹植、李煜便是將這種光影用文字組成形式，保留的比較完整的幾個人。這些人寫成的作品雖各不相同，所得啓示必中外古今如一，即一剎那間被美麗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

『如中毒，如受電，當之者必啞啞憔悴，動彈不得，失其所信所守。』美之所以爲美，恰恰如此。我好單獨，或許正希望從單獨中接近印象裏未消失那一點美。溫習過去，即依然能令人

神智清明，靈魂放光，恢復情感中業已失去甚久之哀樂彈性。

五，十。

宇宙實在是極複雜的東西，大如太空列宿，小至蚍蜉螻蟻，一切分裂與分解，一切繁殖與死亡，一切活動與變易，儼然都各有秩序，照固定計劃向一個目的進行。然而這種目的，却尚在活人思索觀念邊際以外，難於說明。人心複雜，似有過之無不及。然而目的却顯然明白，即求生命永生。永生意義，或為生命分裂而成子嗣延續，或憑不同材料產生文學藝術。也有人僅僅從抽象產生一種境界，在這種境界中陶醉，於是得到永生快樂的。

我不懂音樂，倒常常想用音樂表現這種境界。正因為這種境界，似乎用文字顏色以及一切堅硬的物質器材通通不易保存（本身極不具體，當然不能用具體之物保存）如知和聲作曲，必可製成動人樂章。

表現一抽象美麗印象，文字不如繪畫，繪畫不如數學，數學似乎又不如音樂。因為大部分所謂「印象動人」多近於從具體事實感官經驗而得到。這印象用文字保存，雖困難尚不十

分困難。但由幻想而來的形式流動不居的美，就只有音樂，或宏壯，或柔靜，同樣在抽象形式中流動，方可望能將它好好保存並重現。

試舉一例。彷彿某時、某地、某人、微風拂面，山花照眼，河水渾濁而有生氣，浮着菜葉與嬰孩腐屍。有小小青蛙在河畔草叢間跳躍，遠處母黃牛在豆田阡陌間長聲喚子。上游或下游不知誰處有造船人斧斤聲，遙度山谷而至。河邊有紫花、紅花、白花、藍花，每一種花每一種顏色都包含一種動人的回憶和美麗聯想。試摘藍花一束，拋向河中，讓它與菜葉腐屍一同逐流而去，再追索這花色香的歷史，則長髮、清曠、粉臉、素足，都一一於印象中顯現。似陌生、似熟習，本來各自分散，不相粘附，這時節忽併合成一完整形體，美目含睇，手足微動，如聞清歌，似有愛怨……稍過一時，一切已消失無餘，只覺一白鴿在虛空飛翔。在不佔據他人視線與其他物質的心的虛空中飛翔，一片白光盪搖不定。無聲、無香，只一片白。法華經雖有對於這種情緒極美麗形容，尚令人感覺文字大不濟事，難於捕捉這種境界……又稍過一時，明窗綠樹，已成陳迹。惟窗前尚有小小紅花在印象中鮮艷奪目，如焚如燒。這顆心也同樣如焚如燒……唉，上帝。生命之火燃

了又熄了，一點藍燄，一堆灰。誰看到？誰明白？誰相信？

我說的是什麼？凡能著於文字的事事物物，不過一個人的幻想之糟粕而已。

天氣陰雨，對街瓦溝一片苔，因雨而綠，逼近眼邊。心之所注，亦如在虛幻中因雨而綠，且開花似碎錦，一片芬芳，溫靜美好，不可用言語形容。白日既去，黃昏隨來，夜已深靜，我向依然坐在桌邊，不知何事必需如此有意挫折自己肉體，求得另外一種解脫。解脫不得，自然困縛轉加。直到四點，聞鷄叫聲，方把燈一扭熄，眼已潤濕。看看窗間橫格已有微白。如聞一極熟習語音，帶着自得其樂的神氣說：『荷葉田田，露似銀珠。』不知何意。但聲音十分柔美，因此又如有秀腰白齒，往來於一巨大桐樹下。桐莢如小船，中有梧子。思接手牽引，既不可及。忽爾一笑，翻成愁苦。

凡此種種，如由莫扎克用音符排組，自然即可望在人間成一驚心動魄佚神蕩志樂曲。目前我手中所有，不過一枝破筆，一堆附有各種歷史上的霉斑與俗氣意義文字而已。用這種文字寫出來時，自然好像不免有些陳腐，有些頹廢，有些不可解。

上帝吝於人者甚多。人若明白這一點，必求其自取自用。求自取自用，以「人」教育「我」是唯一方法。教育「我」的事照例於「人」無損，擴大自我，不過更明白「人」而已。

天之予人經驗，厚薄多方，不可一例。耳目口鼻雖同具一種外形，一種同樣能感受吸收外物外事本性，可是生命的深度，人與人實在相去懸遠。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然有浩浩然雍雍然書卷氣和豪爽氣。然而識萬種人，明白萬種人事，從其中求同識差，有此一分知識，似乎也不是壞事。知人方足以論世。知人在大千世界中，雖只佔一個極平常地位，而且個體生命又甚短促，然而手腦並用，工具與觀念堆積日多，人類因之就日有進步，日趨複雜，直到如今情形。所謂知人，並非認識其複雜，只是歸納萬彙，把人認爲一單純不過之「生物」而已。極少人能違反生物原則，換言之，便是極少人能避免自然所派定義務，「愛」與「死」。人既必死，即應在生存時知所以生。故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多數人以爲能好好吃喝，生兒育女，即可謂知生。然而尚應當有少數人，知生存意義，不僅僅是吃喝了事！愛就是生的一種方式，知道愛的也並不多。

我實需要「靜」，用它來培養「知」，啓發「慧」，悟澈「愛」和「怨」等等文字，相對

的意義。到明白較多後，再用它來重新給「人」好好作一度詮釋，超越世俗愛憎哀樂的方式，探索「人」的靈魂深處或意識邊際，發現人，說明「愛」與「死」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這工作必然可將那個「我」擴大，佔有更大的空間，或更長久的時間。

可是目前問題呢，我髣髴正在從各種努力上將自己生命縮小，似乎必如此方能發現自己，得到自己，認識自己。「吾喪我」我恰如在找尋中。生命或靈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種帶膠性觀念把它粘合起來，或用別一種人格的光和熱照耀烘炙，方能有一個新生的我。

可是，這個我的存在，還爲的是反照人。正因爲一個人的青春是需要裝飾的，如不能用智慧來裝飾，就用愚駭也無妨。

潛 淵

一

黃昏極美麗悅人。光景清寂，極靜，獨坐小蒲團上，望窗口微明，歐戰從一日起始，至今天為止，已三十天。此三十天中波蘭即已滅亡。一國家養兵至一百萬，一月中即告滅亡，何況一人心中所信所守，能有幾許力量，抗抵某種勢力侵入？一九三九之九月，實一值得記憶的月分。人類用雙手一頭腦創造出一個驚心動魄文明世界，然此文明不旋踵立即由人手毀去。人之十指，所成所毀，亦已多矣。

二

九月××

讀人與技術紅百合二書各數章。小樓上陽，光甚美，心中茫然，如一戰敗武士，受傷後獨臥

荒草間，武器與武力已全失。午後秋陽照銅甲上炙熱。手邊有小小甲蟲爬行，耳畔聞遠處尚有落荒戰馬狂奔，不覺眼濕。心中實充滿作戰雄心，又似覺一切已成過去，生命中僅殘餘一種幻念，一種陳迹的溫習。

心若翻騰，渴想海邊，及海邊可能見到的一切。砂灘上為浪潮漂白的一些螺蚌殘壳，泥路上，一朵小小藍花，天末一片白帆，一片紫。

房中靜極。面對窗上三角形夕陽黃光，如有所悟，亦如有所惑。

十月××

三

晴。六時即起。甚願得在溫暖陽光下沈思，使肩背與心同在朝陽炙晒中感到灼熱。灼熱中回復清涼，生命從疲乏得到新生。久病新瘥一般新生。所思者或為陽光下生長一種造物，（精巧而完美，秀與壯并之造物）并非陽光本身。或非造物，僅僅造物所遺留之一種光與影，形與線。

人有爲這種光影形線而感興激動的，世人必稱之爲「痴漢」。因大多數人都「不痴」，知從「實在」上討生活，或從「意義」「名分」上討生活。捕蚊捉蟲，玩牌下棋，在小小得失上注意關心，引起哀樂，即可度過一生。生活安適，卽已滿足。活到末了，倒下完畢。多數人所需要的，是「生活」，并非對於「生命」具有何種特殊理解，故亦不必追尋生命如何使用，方覺更有意思。因此若有一人，超越習慣的心與眼，對於美特具敏感，卽自然被稱爲痴漢。此痴漢行爲，若與多數人庸俗利害觀念相衝突，且成爲罪犯，爲惡徒，爲叛逆。換言之，卽一切不吉名詞無一不可加諸其身，對此符號，消極意思爲「沾惹不得」，積極企圖爲「與衆棄之」。然一切文學美術以及人類思想組織上巨大成就，常惟痴漢有分，與多數無涉，事情顯而易見。

十月××

四

金錢對「生活」雖好像是必需的，對「生命」似不必需。生命所需，惟對於現世之光影瘋狂而已。因生命本身，從陽光雨露而來，卽如火焰，有熱有光。

我如有意挫折此奔放生命，故從一切造形小物事上發生嗜好，卽不能挫折它，亦可望陶冶它，羈縻它，轉變它。不知者以爲留心細物，所志甚小。見聞不廣，無多大價值物事，亦如寶貝，加以重視，未免可笑。這些人所謂價值，自然不離金錢。意卽商業價值。

美固無所不在，凡屬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卽無不可以見出其精巧處和完整處。生命之最大意義，能用於對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傾心，人之所同。惟宗教與金錢，或歸納，或消滅，因此令多數人生活下來都庸俗呆笨，了無趣味。某種人情感或被世務所闡割，淡漠如一殭屍，或欲扮道學，充紳士，作君子，深深懼怕被任何一種美所襲擊，支撐不住，必致誤事。又或受佛教「不淨觀」影響，默會「訶慾經」本意，以愛與慾不可分，惶恐逃避，唯恐不及。像這些人，對於「美」對於一切美物，美行，美事，美觀念，無不漠然處之，竟若毫無反應。

不過試從文學史或美術史（以至於人類史）上加以清查，却可得一結論，卽偉人巨匠，千載宗師，無一不對於美特具敏銳感觸，或取調和態度，融匯之以成爲一種思想，如經典製作者對於經典文學符號排比的準確與關心，或聽其撼動，如藝術家之與美對面時從不逃避某

種光影形線所感印之痛苦，以及因此產生佚智失理之瘋狂行爲。舉凡所謂活下來「四平八穩」人物，生存時自己無所謂，死去後他人對之亦無所謂。但有一點應當明白，即「社會」一物，是由這種人支持的。

十月××

五

飯後倦極。至翠湖土堤上一走。木葉微脫，紅花萎悴，水清而草亂。豬耳蓮尙開淡紫花，靜貼水面。陽光照及大地，隨陽光所及，舉目臨眺，但覺房屋人樹，及一池清水，無不如相互之間，大有關係。然個人生命，轉若甚感單獨，無所皈依，亦無附麗。上天下地，粘滯不住。過去生命可追尋處，并非一堆雜著，只是隨身記事小冊三五本，名爲記事，事無可記，即記下亦無可觀。唯生命形式，或可於字句間求索得到一二，足供溫習，生命隨日月交替，而有新陳代謝現象，有變化，有移易。生命者，只前進，不後退，能邁進，難靜止。到必需「溫習過去」，則目前情形可想而知。沈默甚久，生悲憫心。

我目前儼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勞，心智神經失去靈明與彈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規避，即逃脫彼噬心嚼知之「抽象」。由無數造物空間時間綜合而成之一種美的抽象。然生命與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唯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數人說的死。

十月××

六

在陽光下追思過去，儼然整個生命俱在兩種以及無數種力量中支撐抗拒，消磨淨盡，所得惟一知識，即由人之雙手所完成之無數泥土陶器形象，與由上帝雙手搏泥所完成之無數造物靈魂有所會心而已。令人痛苦也就在此。人若欲貼近土地，呼吸空氣，感受幸福，則不必有如此一分知識。多數人或具有一種濃厚動物本性，如豬如狗，或雖如豬如狗，惟感情被種種名詞所閹割，皆可望從日常生活中感到完美與幸福。譬如說「愛」，這些人愛之基礎或完全建築在一種「情欲」事實上，或純粹建築在一種「道德」名分上，異途同歸，皆可得到安定與快樂。若將它建築在一抽象的「美」上，結果自然到處見出缺陷和不幸。因美與「神」近，

體卽與「人」遠。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間，兩相對峙，糾紛隨來。情感可輕翥高飛，翱翔天外，肉體實呆滯沉重，不離泥土。

××說，「×××年前死得其所，是其時。」卽「人」對「神」的意見，亦卽神性必敗一個象徵。××實死得其時，因爲救了一個「人」，一個貼近地面的人。但××若不死，未嘗不可以使另外若干人增加其神性。

有些人夢想生翅膀一雙，以爲若生翹翼，必可輕舉，向日飛去。事實上卽背上生出翹膀，亦不宜高飛。如×××。有些人從不夢想。惟時時從地面踴躍升騰，作飛起勢，飛起計。雖騰空不過三尺，旋即墮地，依然永不斷念，信心特堅。如×××。前者是藝術家，後者是革命家。但一個文學作家，似乎必需兼有兩種性格。

十月××

十月十六日摘抄

長庚

一

久不出門，天雨悶人，上街去買點書，買點雜用事物，同時也想看看人，從「無言之教」得到一點啓發。街上人多如蛆，雜聲囂鬧。尤以帶女性的男子話語到處可聞，很覺得古怪。心想：正是中華民族的悲劇。雄身而雌聲的人特別多，不祥之至。人既雄身而雌聲，因此國事與家事便常相混淆，不可分別。「親戚」不僅在政治上是個有勢力的名詞，經濟，教育，文學，任何一方面事業，也與「親戚」關係特別深。「外戚」「宦官」雖已成爲歷史上名詞，事實上我們三千年的歷史一面固可誇耀，一面也就不知不覺支配到這個民族，困縛了這個民族的命運。如今有多少人作事，不是因「親戚」面子得來！有多少從政者，不是用一個閹宦風格，取悅逢迎，鞏固他的大小地位！這也就名爲「政治」。走來走去，看到這種政治人物不少，心轉悲

戚。活在這種人羣中，儼若生存只是一種嘲諷。

晚上到承華圃送個朋友到醫院去，聞幾個「知識階級」玩牌爭吵聲，油然生悲憫心。覺人生長勤，各有其分。正如陳思王佚詩，「巢許讓天下，商賈爭一錢。」在爭讓中就可見出所謂人生兩極。這兩極分野，並不以教育身分爲標準。換言之，就是不識字多少或社會地位大小爲標準。同爲圓顛方踵，不識字身分低的人，三年戰爭的種種表現，盡人皆知。至於有許多受過高等教育，在外表上稱紳士淑女的，事實上這種人的生活興趣，不過同蟲蟻一樣，在庸俗的污泥裏滾爬罷了。這種人在滾爬中也居然滲雜淚和笑，活下來，就活在這種小小得失恩怨中，死去了，世界上少了一個「知識階級」，如此而已。這種人照例永遠還是社會中的「多數」。歷史雖變，人性不變，所以屈原兩千年前就有哺糟啜醢以諧俗的憤激話。這個感情豐富作人認真的楚國賢臣，雖裝做世故，勢不可能，衆醉獨醒，作人不易，到末了還是自沈清流，一死了事。人雖死了，事還是不了的。兩千年後的考據家，便很肯定的說，「屈原是個瘋子。政治上不得意，所以發瘋自殺。」這幾句話倒說明了另外一件事實，近代中國從政者自殺之少，原來政治家不

得於此者還可望得意於彼，所以不會瘋，也從不聞自殺。可是任何時代一個人腦子若從人事上作較深思索，理想同事實對面，神經張力逾限，穩定不住自己，當然會發瘋，會自殺！再不然，他這種思索的方式，也會被人當作瘋子，或被人殺頭的。莊子既不肯自殺，也不願被殺，所以寧曳尾泥塗以樂天年。同樣近於自沈，即將生命沈於一個對人生輕嘲與鄙視的態度中。這態度穩定了他，救活了一條老命，多活幾年，看盡了政治上得意成功人的種種，也罵盡了這種得意成功人的醜態，死時，却得到一個「聰明人」稱呼，作品且為後來道家一部重要經典。其實兩個人對於他們所熟習的中層分子，是同樣感到完全絕望的。雖然兩千年來兩人的作品，還靠的是這種中層分子來捧場，來欣賞，來研究。

九號。

二

在鄉下住，黃昏時獨自到後山高處去，望天空雲影，由紫轉黑，天空尚淨白，雲已墨黑。樹影亦如墨色，夜尚未來。遠望滇池，一片薄烟，令人十分感動。在仙人掌作成的籬笆間，看長脚蜘蛛

綴網，經營甚力，忽若有契於心。人生百年長勤，大都如是！捕蚊捉蟲，其事雖小，然與生存大有關係，便自然會有意義。世界上有不少人所思所願，腦子中轉來運去，恐怕總逃不出一「果口腹」打算。所願不多，故易滿足。既能滿足，即趨懶惰。讀書人對學問不進步處，對人事是非好壞麻木處，對生活無可不可處，無不是這種人得到滿足以後的反應。若不明白近年來中層階級的不振作，從此可以得到貼近事實的解釋。然人能貼近生活，即儼然接近自然，成爲生物之一種，從「萬物之靈」回到「脊椎動物」，也可謂上帝一種巧妙安排。上帝知道，世人所謂得失哀樂，離我多遠！

住小樓上，半夜聞山中狼嗥。在窗口見一星子，光弱而美，如有所顧盼。耳目所接，却儼然比若干被人稱爲偉人功名巨匠作品留給我的印象，清楚深刻得多。

十七號。

三

得××來信說，『從最近文章看來，你近來生活似乎十分消沈，值得同情。』回信告她說，

『不用同情。』我人並沒有衰老，何嘗消沉？惟沉默已久，分析一番，也只是人太年青一點必然現象。我正感覺楚人血液給我一種命定的悲劇性。生命中儲下的決堤潰防潛力太大，太猛，對一切當前存在的「事實」、「綱要」、「設計」、「理想」都找尋不出一點證據，可證明它是出於這個民族最優秀頭腦與真實情感的產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築在少數人的霸道無知和多數人的遷就虛偽上面。政治、哲學、文學、美術，背面都給一個「市僧」人生觀在推行。由於外來現象的困縛，與一己信心的固持，我無一時不在戰爭中，無一時不在抽象與實際的戰爭中，推挽撐拒，總不休息。沉默正是這戰爭的發展。古人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的年齡恰恰在兩者之間。一年來戰爭的結果，感覺生命已得到了穩定，生長了一種信心。相信一切由庸俗腐敗小氣自私市僧人生觀建築的有形社會和無形觀念，都可以用文字作為工具，去摧毀重建。

從五四到如今，廿年來由於這個工具的誤用與濫用，在士大夫新陳代謝情形中，進步和退化現象，都明明白白看得出。其屬於精神墮落處，正由於工具誤用，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公務員中，就不知不覺培養成一種閹宦似的陰性人格，以阿諛作政術，相互競爭。這相互競爭的結

果，在個人功名事業爲上升，在整個民族向上發展即受妨礙。同時在專家或教育界知識分子中，則造成一種麻木風氣。任何人都知道這麼拖下去不成，可是任何人還是一事不作，坐以待斃。麻木風氣表現於個人性格上，大家都只圖在窄小人圈子裏獨善其身，把所學一切只當成換吃換喝工具，別的毫無意義。這些人生存的意義既只是養家活口，因此凡一切進步理想，都不能引起何等良好作用，只要同他們當前生活略爲衝突時，還總不免要想方設法加以抵制。觀念的凝固，無形中即助長惡勢力的伸張，與投機小人的行險徼倖。我因此感到，工具使用的方式，實在是一件大事，值得莊嚴謹慎來檢校一番。

其次，看看二十年來用文字作工具，使這個民族自信心的生長，有了多少成就。從成就上說，便使我相信，經典的重造，不是不可能的。經典的重造，在體裁上更覺得用小說形式爲便利。這種新經典的產生，還待多數從各方面來努力。這努力的起始，是有識者將寫作的專利，從少數「職業作家」獨佔情形下解放，另外從一個更寬廣的社會中去發現作家鼓勵作家，培養作家。

又其次是新經典的原則，當從一個嶄新觀點去建設這個國家有形社會和無形觀念。尤其是屬於做人的無形觀念重要。勇敢與健康，對於更好的「明天」或「未來」，人類的崇高理想的嚮往。爲追求理想，犧牲心的激發……更重要點是從生物學新陳代謝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陳代謝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產生「意志」，且明白種族延續國家存亡全在乎「意志」，並非東方式傳統信仰的「命運」。用「意志」代替「命運」，把生命的使用，在這個新觀點上變成有計劃而能具連續性，是一切新經典的根本。

從五四到今年正好二十周年。一個人剛剛成熟的年齡。修正這個運動的弱點，發展這個運動長處，再來個二十年努力，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權利。兩年來的沉默，得到那麼一個結論。屈原的憤世，莊周的玩世，現在是不成了。理性在活生生的人事中培養了兩千年，應當有了些進步。生命的一意義，「若同樣是與愚迷戰爭，它使用的工具仍離不了文字，這工具的使用方法，值得我們好好的來思索思索。」

生命

我好像爲什麼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

每個活人都像是有一個生命，生命是什麼，居多人是不會想起的，就是「生活」也不常想起。我說的是離開自己生活來檢視自己生活這樣事情，活人中就很少那麼作，因爲這麼作不是一個哲人，便是一個傻子了。「哲人」不是生物中的人的本性，與生物本性那點獸性離得太遠了，數目稀少正見出自然的巧妙與莊嚴。因爲自然需要的是人不離動物，方能傳種。雖有苦樂，多由生活小小得失而來，也可望從小小得失得到補償與調整。一個人若儘向抽象追究，結果縱不至於違反自然，亦不免疏忽自然，觀念將痛苦自己，混亂社會。因爲追究生命「意義」時，即不可免與一切習慣秩序衝突。在同樣情形下，這個人腦與手能相互爲用，或可成爲一思想家，藝術家，腦與行爲能相互爲用，或可成爲一革命者。若不能相互爲用，引起分裂

現象，末了這個人就變成瘋子。其實哲人或瘋子，在違反生物原則，否認自然秩序上，將腦子向抽象思索，意義完全相同。

我正在發瘋。爲抽象而發瘋。我看到一些符號，一片形，一把線，一種無聲的音樂，無文字的詩歌。我看到生命一種最完整的形式，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實前反而消滅。

有什麼人能用綠竹作弓矢，射入雲空，永不落下？我之想像，猶如長箭，向雲空射去，去即不返。長箭所注，在碧藍而明靜之廣大虛空。

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從此雲空中，讀示一小文，文中有微嘆與沉默，色與香，愛和怨。無著者姓名。無年月。無故事。無……然而內容極柔美。虛空靜寂，讀者靈魂中如有音樂。虛空明藍，讀者靈魂上却光明淨潔。

大門前石板路有一個斜坡，坡上有綠樹成行，長幹弱枝，翠葉積疊，如翠翼，如羽葆，如旗幟。常有山靈，秀腰白齒，往來其間。遇之者即啞啞。愛能使人啞啞——一種語言歌呼之死亡。「愛與死爲隣。」

然抽象的愛，亦可使人超生。愛國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愛國。至如閻寺性的人，實無所愛，對國家，貌作熱誠，對事，媽媽虎虎，對人，毫無情感，對理想，異常嚇怕。也娶妻生子，治學問教書，做官開會，然而精神狀態上始終是個閹人。與閹人說此，當然無從瞭解。

夜夢極可怪。見一淡綠白合花，頸弱而花柔，花身略有斑點青漬，倚立門邊微微動搖。在不可知地方好像有極熟習的聲音在招呼：

『你看看好，應當有一粒星子在花中。仔細看看。』

于是伸手觸之。花微抖，如有所怯。亦復微笑，如有所恃。因輕輕搖觸那個花柄，花蒂，花瓣。近花處幾片葉子全落了。

如聞嘆息，低而分明。

.....

雷雨剛過。醒來後聞遠處有狗吠。吠聲如豹。半迷胡中臥床上默想，覺得惆悵之至。因白合花在門邊動搖，被觸時微抖或微笑，事實上均不可能！

起身時因將經過記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處理一片玉石，琢刻割磨。完成時猶如一壁爐上小裝飾。精美如盜器，素樸如竹器。

一般人喜用教育身分來測量這個人道德程度。尤其是有關乎性的道德。事實上這方面的事情，正復難言。有些人我們應當嘲笑的，社會却常常給以尊敬，如閻寺。有些人我們應當讚美的，社會却認爲罪惡，如誠實。多數人所表現的觀念，照例是與真理相反的。多數人都樂於在一種虛僞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因此我焚了那個稿件。我並不畏懼社會，我厭惡社會，厭惡僞君子，不想將這個完美詩篇，被僞君子與無性感的女子眼目所污瀆。

白荷花極靜。在意象中尤靜。

山谷中應當有白中微帶淺藍色的白荷花，弱頸長蒂，無語如語，香清而淡，軀幹秀拔。花粉作黃色，小葉如翠璫。

法郎士曾寫一「紅白合」故事，迷愛慾在生命中所佔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細微變化。我想寫一「綠白合」，用形式表現意象。

此页空白

韓

二

集

此页空白

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

世界在變動中，一切都必然得變，政治或社會，法律與道德似乎都值得有心人給予一種新的看法，至少是比較上新些的看法。文學自然不在例外，也需要一種較新的看法。文學運動要有個較好的「明日」，得從「過去」和「當前」知道些問題。這些問題平時照例是爲一般人忽略過的。

談及文學運動分析它的得失時，有兩件事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第一是民國十五年後，這個運動同上海商業結了緣，作品成爲大老板商品之一種。第二是民國十八年後，這個運動又與國內政治不可分，成爲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因此一來，若從表面觀察，必以爲活潑熱鬧，實在值得樂觀。可是細加分析，也就看出一點墮落傾向，遠不如五四初期勇敢天真，令人敬重。原因是作者的創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傅會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業作用與

政治效果兩件事情上，它的墮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作品成爲商品之一種，用同一意義分布，投資者當然即不免從生意經上着眼，趣味日益低下，影響再壞也不以爲意。五四談男女解放，所以過去一時南方就有張資平三角多角戀愛小說出現，北方就有章衣萍情書一束出現，同時在國內都得到廣大的銷路。變本加厲，因此過不久張競生所提倡性生活亦成爲一時風氣。……過不久，因北伐清黨時代多禁忌，說話不易討好，林語堂便辦了一個論語，提倡「幽默」，又以一個諧趣通俗風格，得到多數讀者。讀者越多，影響也就越不好。這事情并不出奇，既然是商品，不管是百齡機，鹿茸精，只要宣傳得法，推銷合理，當然各有主顧。可是話說回來，作品變成商品，也未嘗無好處。正因爲既具有商品意義，即產生經濟學上的價值作用。生產者可以藉此爲生，於是方有一職業作家。——其次是作品既以商品方式分布國內，作者固龍蛇不一，有好有壞，讀者亦嗜好酸鹹，各有興趣。讀者中比較少數，自然也盼望比較好的文學作品，能欣賞這類作品。作品中製作俗濫之物，固然在短時期中即可得到多數讀者，作品中製作精工不苟且的，文字有風格性格的，慢慢的從縱的方面說，依然

還有許多讀者！既有讀者，因此職業作家中少壯分子，便有不少對文學創作抱了一個比較遠大理想，心懷宏願與堅信，在寂寞中來努力的。非職業作家，且有不少人已近中年，尚有興趣在個人所信所守一個觀點上，繼續試驗他的工作的。前者舉例如丁玲，茅盾，巴金，曹禺……後者舉例如魯迅，徐志摩，丁西林……這些人眼光當然不在製作商品，可是却恰好因作品可以用商品方式分布推廣，引起各方面讀者關心，方有許多優秀示範作品繼續產生。

至於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爲政策工具後，很明顯的變動是：表面上作品能支配政治，改造社會，教育羣衆，事實上不過是政客從此可以畜養作家，來作打手，這種打手產生的文學作品，可作政治點綴物罷了。作品由「表現真理」轉成「解釋政策」，「宣傳政策」，便宜了一羣投機者與莫名其妙的作家。政策是易變的，所以這些人也儘在變，目前社會上就很有幾個作家，如此永遠在政客調排下領導文學運動。雖作品前後矛盾，個人看來竟無所謂。只要在位，就已夠了。「事實」照例是乏味的，所以一提及這點事實時，有些人便不免面赤頸脹，惱羞成怒，或貌若平常，心懷憤恨。這些人一部分照例還是無作品的作家。特點是雖無作品，還稱作

家。時而左，時而右。或因在官從政，或因列名某籍，在國內各處用「文化人」身分參加各種組織，出席開會，有什麼事發生需要有所表示時，即在通電上列一大名。在什麼集會中有貴賓要蒞臨時，大家也湊和一場，胡亂暢談文學藝術，或照老文人方式，唱唱京戲作爲餘興，或卽席賦詩相贈。再若遇着什麼有勢力者做做詩，寫寫戲，於是不問好壞，一例望風承旨，極力捧場。精神風度，完全如金瓶梅中之應伯爵、謝希大一流人物，本色是湊趣幫閒，從中撈點小油水。所不同處只是表面上這些人或留法留英，并非白丁。這種人進身照例是因緣時會，各以「思想」自見。思想或相反，或相承，都無妨礙。彼此之間過去一時雖常常相爭相吵，儼然爲真理而奮鬥，十分認真，其實倒無所謂，只要「上頭」政策一變，他們也就卽刻會變。這些人平時儘管主張激烈，也不用擔心，只要等到政治組織上需要天下一家同流并進時，他們就把「真理」攔下不提，攜手合作，同處一堂，再也不會因爲思想不同，便不肯吃同樣點心了！這種人中還可分點詭與老實兩種：老實的只是好好先生，遇事不大思索。點詭的却具家犬姿態，有權據勢，因能支配風氣，所以對下極驕，既用清客風度侍候貴人，所以對上又極諂。把文學運動真正極莊嚴的

那一點思想問題完全諧謔化，漫畫化。然而他們依然還是要口口聲聲談「思想」而且談一切。其實什麼都不必談，只是做文人好了。這種人本來目的也就只是做文人。做文人的意義，是滿足一個動物基本慾望，食與性。別無更多幻想與貪心，倒像是個很知足的動物。

文學運動既受商業與政治兩種分割。尤其是政治引誘性大，作家爲趨時討功，多「朝秦暮楚」現象，與「東食西宿」現象。因此一來，把這些人都普遍諧謔化與漫畫化。所以到後來便有那麼一種狀況：真在那里寫「作品」是一羣人，裝模作樣在做「作家」又是一羣人。寫作品的照例沉默而誠懇，生活相當艱苦，一切還保留些書生氣，除作品外社會上似乎很少他的露面機會。做作家的却必然活活跳跳，或如政客，或如丑角，成天到處奔走活動。這風氣到民二十左右即見出端倪，民二十四以後，情形更加分明，民二十六以後，且有人什麼事也不作，却以「文化人」身分到處招搖活動的。只要從報紙雜誌上看看，我們便可發現，日常發表文學作品的，個人對讀者都好像十分生疏，另外一羣姓名在報紙上熟習的，有些人竟從無一個像樣作品問世。這件事由外人看來，會覺得十分奇異，凡明白中國近十年文學運動，如何成爲商

業與政策附屬物的人，應當不會如何奇異的！

就現象說來，實在可悲可憫而且可怕。雖然如此，說不定還有人正以為是種好現象。因為這些商業化的或弄臣化的作家論客，既不能獨自為戰，使作品與社會對面，自卑情緒和平庸願望，都恰恰如應白爵一流破落子弟與西門慶拜把兄弟後情形，以得與新貴人平起平坐，稱哥喚弟，就認識是社會進步，感到滿足，再想不到別的問題。這些人本來能力有限，發展有限。國家進步如果是多數的願望，這些空空洞洞人物，既無能力從作品中有何建樹，想依賴政治力量，從新的社會取得多數的信仰，自然是不可能的。但這些人都「在位」，倚勢有權，而且善於譸張為幻。問題也就在此。既一日在位，昨日與今日所有可悲可笑而且可怕現象，當然即一日存在。在新陳代謝方式下，這些人雖會受時間陶冶，完全失去意義，但促進這種新陳代謝的作用，却還需要一種新的文學運動，輸入一個新的文學觀，事極顯明。

個人覺得可關心的，還不是作家中的混混盤據要津，結納權貴，來控制文運。倒是我們這個社會，應當用什麼一個方式，方能建設一個新的文學運動，給準備執筆者一個新的文學觀？

這新的文運新的文學觀，從消極言，是作者一反當前附庸依賴精神，不甘心成爲貪財商人的流行貨，與狡滑政客의 裝飾品。從積極言，一定要在作品中輸入一個健康雄強的人生觀，人物性格必對做一個中國人的基本態度與信念，「有所爲有所不爲」，取予之際異常謹嚴認真。他必熱愛人生，堅實樸厚，坦白誠實，勇於犧牲。作品中人格與作者人格，且必然有相通處。作品製作不揭揚於過去所謂思想左右的落伍機械觀，也不關心作品在商業上的成功失敗。他要做人，表現的是做個新中國的國民，應具有一種什麼風度和氣派！除自尊自重之外，還要如何加強「自信」！相信個人是國家一個單位，生命雖然渺小而脆弱，與螻蟻糠粃，不相上下。然而縱如螻蟻糠粃，只要不缺少向上信心，却可以完成許多大事！

如說過去的文學觀，是浪漫情緒與宗教情緒混合物，浪漫情緒的成因，又與中國道德成分中的性禁忌或英雄崇拜迷信有關，因此一般人頹廢悲觀成分，縱極力抑制不在作品本身上抬頭，也會在作家生活中表現。新的文學觀，就值得奠基於一個新的生物兩性觀上，如何去掉那些不良氣分，多注入一分健康有益的原素！

世界在變動中，在堅硬的鋼鐵與頑固的人心相互摧毀的變動中，國家民族憂患加深，個人責任即加重。尤其是中產階級分子中責任的加重。過去一時文學有「搶羣衆」趨勢，結果羣衆實未得到，却失去了其真正領導社會改進民族團結功用。（抗戰後的中國，且證明用文學教育羣衆，遠不如運法規教育羣衆又簡便又能得用。）新的文學觀，毫無可疑，它應當在啓迪征服社會中層分子着眼。偉大文學作品具有無言之教的功用，既係一件事實，目前若干作品如只能娛樂二十歲的中學生，將來的文學，還需要它能教育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我們應當承認，如果四十歲左右的中層分子，實在還需要好好施以「人」的教育，是只有偉大文學作品有此能力，別的工具絕不濟事的。

文學觀既離不了讀書人，所以文學運動的重建，一定還得重新由學校培養，學校奠基，學校着手。把文運從「商場」與「官場」中解放出來，再度與「學術」「教育」攜手，一面可防止作品過度商品化與作家純粹清客奴化，一面且可防止學校中保守退化腐敗現象的擴大。（這退化腐敗現象，目前是到處可見的。）我們還得認識清楚，一個作家在寫作觀念上，

能得到應有的自由，作品中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與求真的勇敢批評態度，方可望將真正的時代精神與歷史得失，加以表現。能在作品中鑄造一種博大堅實富於生氣的人格，方能啓發教育讀者的心靈。這種作家與作品，從表面言來，也許與某一時某一種政治真理相去甚遠，事實上不過是與一小部份政客政策稍稍不同罷了。也許把這個民族的弱點與優點同時提出，好像大不利於目前抗戰，事實上我們要建國，必需從這種作品中注意，有勇氣將民族弱點加以修正，方能說到建國！

白話文問題

過去當前和未來檢視

從民八起到現在止，整整有了二十年。這二十年來社會的變遷，進步，從任何一方面都可以看得出。尤以近十年來各方面的進步，情形十分顯明。北伐成功是中國一個轉機。北伐成功固然靠得是幾十萬武裝同志，因信心和幻想推之向前，不顧一切犧牲，與軍閥決戰，得到勝利。但如何在百萬國民中產生這點革命可以成功的信心，以及軍閥必然崩潰的幻想？我們應當知道，這是從五四起始，由於幾個前進者，談文學革命，充滿信心和幻想，將「語體文」認定當成一個社會解脫民族改放的工具，從各方面來運用這個工具，產生了作用，在國民多數中培養了「信心」和「幻想」，因此推動革命，北伐方能成功的。我們如知道當時革命軍實力如何薄弱，然而兩湖，河南，江西，數省萬千民衆，對於革命軍又如何歡迎幫助，就會明白從民八起，

到民十六止那八個年頭，文字力量如何深而普遍影響到北伐，如何有助於北伐成功。

提起五四使我們想起最近逝世的蔡老先生。五四的領導者，是北平各大學師生，就中以北大師生最興奮熱烈。蔡老先生當時是北大的校長。就職以後他就把「學術自由」實行應用到北大一方面。在學術自由空氣中，便蘊釀培養了社會改造民族解放種子。因學術自由，語體文運動抬了頭，使中國文學從因襲、空洞、虛飾、陳腐、俗套中，得到一個面目一新的機會，且變成廿年來這個民族向上掙扎的主力。蔡先生不幸剛好在五四運動二十週年，便因病死去了。死後的哀榮，並不足表現這個博大而有遠見的人格。正因為此後凡用語體文製作的一切優秀作品，就中便無不有蔡先生人格的光輝照耀，作品之所以優秀特出，必然是作者能深知五四文學革命對於工具的一莊嚴運用「意見而來」。蔡老先生雖死了，他的精神應當在此後各種新文學作品中永生。他的名字是中國新文學作者與讀者永遠值得尊敬的一個名字。

但是看看當前社會另一方面，便使我們感覺到蔡老先生死得似乎太早了一點，實在令人痛苦。只看看老先生死後，公私團體個人所作的四六唁電祭文，如何空洞，陳腐，毫無感情，帶

做作氣，想起這一本榮哀錄給的却是一個文學革命的先驅，且在他主張語體文二十年以後，等於社會給他那麼一個諷刺，不能不使人感到痛苦。如果說語體文的應用，與作委員的，做校長的，辦文墨的，製輓聯的，完全不生關係，還是青年人的特有權利，我們就應當明白爲紀念蔡老先生，還需要如何好好運用這個工具，到社會各方面去。這也可說便是一種戰爭，繼續五四精神而應有的戰爭。一切「生存」都代表一種勢力，蔡老先生在二十年前，就認定半通不通的死文字，實爲社會一種愚昧與頑固，虛僞與陳腐的混和物。社會的進步，不可免會受這種死文字掣肘，有時且引起退化與復古現象。看看這個文字國家，有多少事還只是由軍閥官僚時代辦文案人物思想繼續的傳統，我們會知道用近代活文字作工具，向愚昧頑固虛僞陳腐而戰，還值得多少人如何勇敢謹慎來從事這個工作。

代表社會一面既如此無知，另一方面是新文學運動，自從民十四起始，到上海與商業資本結合後，文學作品產生了商品價值，或成爲商品之一種，既具了商品的意義，自然就被用商品方式向國內各處推銷。文學刊物書籍因此多而濫，到處流行。由於這個工具的誤用與濫用，

在國民思想解造上，雖有良好影響，也不免有惡劣影響。由於政府對這問題的不關心與無識，消極的既不知如何控制它，積極的也不知如何使用它，從民十六以後到廿八年爲止，國內由思想問題而引起的戰爭，壯丁大規模的死亡，優秀青年大規模的死亡，以及物質方面無可計量的耗損，分析起來，就無一不是工具誤用與濫用的結果。表現當局對這個問題的不關心與無識，從近幾年教育方面即可看出。文字教育雖有目標而無計劃；有目標，認爲中學生應當養成運用語體文的能力，因此十年前中學教育規程裏，就制定各級中學校國文教本，語體文有一定分量，不能減少。初中一年級比例語體文且佔百分之七十，不可謂不注重。少計劃，因此大學或師範學院國文系或教育系課程表中，就從不會有關於語體文的課程，儼然一切都得學，方能教，惟語體文可不學而能教。直到如今爲止，還有許多大學（浙江大學是其中一個）不許學生作語體文，更無機會學語體文，這種學生將來有大部分讓他到中學校去教國文，教那種有一半是語體文的課本，結果情形可想而知。凡對大一國文教學有經驗和興趣的朋友，總感覺到中學畢業生國文程度，實在比應有的程度差。不僅古文知識不高明，語體文知識也不

夠用。不僅語體文寫作能力差，即欣賞能力也不好。這件事正說明教育上對這問題疏忽的必然現象。一部分學生比較好，其所以好還是在教育以外得了點看雜書的益處。但流行雜書既好壞不一，學生少選擇，影響也就有好有壞。關心這件事情的人，若注意到流行小冊子，內容如何空疏淺薄，就會承認這種小冊子的普遍流行，對於青年實在害多利少。正因為它已經成爲商品之一種，近年來任何重要問題，專科知識，都有一知半解的妄人或好事者，用輾轉稗販方法，東抄西撮，籠統草率，寫成五十頁一百頁的小冊子，大規模分配到各地方去。只因為價錢賤，分布力又廣，許多無價值作品，便成爲流行讀物。社會上許多問題，亦無不由此而起。

用語體文作工具，直接教育既無計劃進行，間接教育可以引起不良結果的小冊子，却因爲它的流行，且常被利用成爲破壞國家團結的工具，以及人民真正進步的絆腳石。商人，作者，雖各有所得，國民思想却陷入到對一切知識不求正解或曲解情形中。這些讀讀小冊子即可滿足的青年，以爲一切政治、經濟、文學、科學，表示社會文化與文明的，不過如此如此，因此又照樣東抄西撮，稱引發揮，來寫小冊子。（有個某先生，前不久還同我商量，說要寫一部中國哲

學史，「唯物論」「唯心論」「理學」「玄學」都要重新給它一個解釋。我問他看了些什麼書，預備用什麼材料。纔知道他不僅宋元學案沒看過，就是幾個近人寫的哲學史也不會看過。原來他的雄心與大志，全是從看小冊子得來的！另外還有一個小朋友，大家都稱他爲「哲學家」，事實上什麼書還都看不懂，寫語體文就錯字連篇，材料全是抄來的，因爲無知識，書名人名同引用材料，凡是他人著作印錯的地方，無不全部好好保留那種錯誤。商人却因爲他寫過兩本小冊子，稱他爲「青年哲學家」，他自己也就以爲是青年哲學家。這兩個例正說明「學術」或「文化」兩個名詞，近十年來到商人手中應用時，能夠產生多少可笑可憫的現象。爲補救小冊子的弱點，如何找一羣有專門知識同時又不缺少流暢文筆的人，寫些比較像樣的小冊子，使一般流行讀物，從新陳代謝作用上，減少一點惡影響，增加一點好影響，這是真正可以稱爲文化機關的中央研究院國立編譯館等等機關應作的事。這種事若能得到英美法各國庚款委員會合作，有相當經濟補助，事情作來并不如何困難。至於文字教育問題，是另外一件事。

教育當局應當承認，近二十年有個「文學革命」，它是件事實。本來「文學革命」雖起始僅僅是個口號，可是在這個口號下已產生過許多作家，無數作品，這些作品一部分，不特影響到青年人生活觀念，且成爲社會變遷主力之一種。在這個口號下二十年來的活動，雖得失互見，對未來社會變動，無疑的還是一種巨大力量。語體文既已得政府認可，中等學校必需要學生習語體文，可是這個課目誰來教？如何教？大學校的國文系，照習慣課程安排多偏向于古典研究（如老莊文選研究），以及爲研究古典而有的準備（如音韻訓詁），不僅涉及近二十年來與社會發展不可分的語體文問題，從無人注意到，卽與語體文有關，在古典文學中相當重要的戲曲史和小說史，也同樣不見於課程表上。我們可以從英文系發現「歐洲小說史」或「十九世紀英國小說」這類題目，却極難見到國文系有「中國小說」這麼一個題目。難道山海經、穆天子傳以下，到清末官場現形記爲止，這兩三千年來中國就沒有小說值得作學術研究？難道那麼一大堆作品，就不必研究也能瞭解？大學校或師範學院國文系，既僅就教授便利和課程傳統習慣，不給中國小說戲劇一個位置，對於現代中國文學，更不注意，中學課

本語體文却佔有一個相當分量，一涉及語體文時，既不會好好的學，當然就只好馬虎的教。我們若還記得語體文在國文教科書中所佔的比例，自會明白這個「媽虎」的結果，會有多大損害和不良影響！這問題我特別提出來，盼望高等教育主持者想一想看。

我們若承認這是教育上一個缺點，想補救它，實需要負責者給它一種較新的看法。個人以爲這問題可分三點來處理：

一、從師資上作準備，大學校文史系和師範學院文史系，必需爲「現代中國文學」開一門課程，作二三年級必修課。這課程每週至少有四小時，用兩小時講述近三十年來新文學運動各部門作品和作家，在試驗中有了多少較好作品，某人代表某種傾向。用兩小時討論習作各問題，并作寫作訓練。如運用文學遺產先得認識遺產，還應當把「中國小說」作一門選修課，每星期至少有兩小時，將屬於小說各部門古典作品，作系統的認識。（如係師範學院課，并無妨註明：本課注重在欣賞，以能引起學生知欣賞這部門作品爲目的，不必側重本章回考訂。）

二、從學生看書作文上加以限制，不良小冊子必需取締，且應禁止教師不得強迫十五歲

左右學生寫論文。作文目的如在訓練學生語體文工具的自由運用，應注重抒情敘事，不必勉強說理。高中作文說理亦以限於應用範圍，不必談「國際」，談「憲法」，或與這類差不多空泛博大題目。（這類題目中學生作來，正與過去時代作「漢高祖斬丁公論」一樣，對年青學生毫無意義。）寫作目的應指明以能自由運用文字，處理與年齡相稱各種問題爲目的。說理能達意，敘事知親切，抒情可以從文字上見出素樸的美麗，就很不錯了。

三、從目前教員方面注點意，教育部應當由國立編譯館或請託專家，編纂一有關語體文作品和作家的特種參考書，來教育這種中學教員，使他們從這本書上，得到屬於語體文應得的知識。教員且必需同時自己教育自己，對於近二十年幾個成績好影響大的作家和作品（本人在學生中起偶像作用，作品在學生中起經典作用的）特別用一點心，來好好研究一番。明白從文字思想形式上表現的優點和特點，加以比較，分別得失。尤其是明白這個人的作品，在當前民族需要與學術意義上的得失。知道取捨選擇，分析討論，再來教育學生。對於文學傳統各部門知識，尤其是幾個影響大的明清章回小說，至少得從「藝術」和「歷史」兩方

面判別它的價值，方不至于表面上在教語體文，事實上却毫無所知，教書近於白欺而誤人。

第一點屬根本的辦法，第二點近於修正過去教學上的錯誤，第三點似乎在爲現任中學教員謀補救。這三件事都極容易辦，我們却正想從這件小事上，測驗一下紀念蔡老先生的最高教育當局，對於蔡老先生極關心的一「文學運動」，是有一「誠意」加以扶助，還是用「媽虎」給它撤台？若一切還是同過去一樣，上下都不求甚解，拖拖混混，那這個五四運動，也許還得後來者繼續努力二十年，方可望有個基礎。也許還得用一種更潑刺作風努力二十年，方不至於使文學革命失去原來的意義，在政治或教育上，僅僅成爲一個裝飾品。

還有對於紀念五四運動和蔡老先生，在「作家」方面，似乎值得從工具使用方式上檢討一番。五四運動到今爲止已二十年，正如一個生命成熟的年齡。二十年來許多前輩先生在疾病中死去了，許多人又功成名就成爲社會各種事業的統治者與負責者，同時也還有人因年長力衰，神經不大健全，居然成爲國家的叛徒，敵人的傀儡，用與五四精神完全相反的風格，活到這個世界上的。總之因日月交替，不免有新陳代謝，并不希奇。可是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

注意，即中國人的易老性與善忘性。這個運動雖僅僅到達一個人成熟的年齡，參加這個運動的作家，却死去了一大半，另一小半也幾幾乎因衰老忘掉了他曾經對於自己手中那支筆抱有幻想和信心，要產生偉大作品這麼一件事。縱或有人提起，或且反而感到異常害羞，雖不善忘，也只希望極力裝作善忘神氣，避開問題不談。就由於易老與善忘，所以這個運動直到今天，還不免在國家復興設計上，成爲一個極不重要的一部門。儘管上層負責者自己，是個五四人物，目下對於文學運動的觀念，以及所謂五四精神，便不免看得十分兒戲，不知尊重。既爲人善忘，有許多作爲，就不知不覺恰恰向相反方面走去，腐化與市儈化，使人感到時間在這些人生命上所產生的變化實在可怕。從他們易老與善忘表現上，依稀看出這個民族命定的悲劇。我們值得向過去清算清算，或可給比較年輕一點的朋友對這問題得到一種較新的認識，較大的勇氣和較深的信心。

五四運動雖是普遍的解放與改造運動，要求的方面多，其中最有關係一項，却是工具的改造運動。也就是文學改良運動。這個改良主張當時最引起社會注意的是胡適之先生那篇

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八個口號，到後又歸納成四項：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模仿古人，言之有物。口號并不新奇，結論却很有意思。他以為從歷史進化眼光去看，白話文學必然成爲文學正宗。文體有新陳代謝，語體文在明日必然佔一特別重要位置。他很肯定那麼說出這種偉大的預言，這預言在當時可謂十分荒唐，到如今，却成爲文學史一種事實了。說起這預言的實現，自然得歸功於第一期對語體文抱有美麗幻想與堅信心的幾個作家。其中最主要的是胡適之、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劉大白、沈玄廬、葉紹鈞、謝冰心、朱自清、俞平伯……那種勇於嘗試的進取精神，以及狂熱誠實的工作態度，特別值得敬重。他們或從嘗試中有所建設，作品成爲二十年來的模範。或從嘗試得到失敗的經驗，給後來者在方法上有修正機會。如就散文說，胡適之先生用明白如話的文字說理論事，周氏兄弟用帶抒情方式談敘述人事，冰心、徐志摩、朱自清抒情敘事，文字或華麗，或清新，或素樸親切，無不各有成就。就新詩說，因爲有胡適之、沈尹默、謝冰心、俞平伯、康伯情等想極力拋棄傳統的求新，得到了失敗的經驗，方給後來者如徐志摩、聞一多、郭沫若、朱湘等人一種從傳統學習，不拒絕詞藻的成就。戲

劇也正有近似情形，初期作者蒲伯英、陳大悲，由於太注重問題，寫作上受了說教限制，方有田漢、丁西林繼起，用抒情方式表現問題。小說則因為執筆人多，葉紹鈞、王統照、冰心、魯迅，一批作者在試驗中得失互見，因得失互見，給予後來者一種「自由競爭」便利。各自為戰，人材輩出，成績也就特別好。加之因清末以來風氣，小說最先產生商業價值，用商品方式分布，所以造成近十年來新出版業的新局面。新出版業既由小說來支持，來擴大，小說作家于是便成爲一個特別名詞，給他一個非常特別的地位，兼有藝員與思想家兩種身分，在學生中具有「娛樂」與「領導」兩種意義。在中學校學生羣中（尤其是內地學生），剩餘精力的耗費，竟漸漸的全分配給一堆新文學作品中。魯迅、冰心、茅盾、丁玲、巴金、老舍，幾個人的名字，竟成爲青年學生極熟習的名字。但問題也就由此而起。作品既成爲商品，職業作家越來越多，作品便不免流於濫。作者既有藝員與思想家兩種身分，作家中便有政客。另外還有人看準了這方面實利與效果，近於魚與熊掌，又不能寫出何種驚人作品，于是來辦刊物，開書店，作文學運動，製作動人口號，編小冊子：總之，就是凡可以得到實利或產生效果的事，便有人作。軍閥時代有這種文學票

友與文學政客，北伐成功以後還依然有這種人，直到抗戰以後還是有這種人。文學運動也就在商人、作家、票友、販子、革命者、投機者，以及打哈哈者，共同支撐下，發展成像如今情形。就中有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就是屬於「作家」對於寫作觀念上必修正。作品受「商品」或政策「工具」的利誘威脅，對個人言有所得，對國家言必有所失。從商品與政策推挽中，偉大作品不易產生，寫作的動力，還有待於作者從兩者以外選一條新路，即由人類求生的莊嚴景象出發，因所見甚廣，所知甚多，對人生具有深厚同情與悲憫，對個人生命與工作又看得異常莊嚴，來用宏願與堅信，完成這種艱難工作，活一世，寫一世，到應當死去時，倒下完事。工作的報酬，就是那工作本身，工作的意義，就是他如歷史上一切偉大作者同樣，用文字故事來給人生作一種說明，說明中表現人類向崇高光明的嚮往，以及在努力中必然遭遇的挫折。雖荆棘載塗，橫梗在生活中是庸衆極端的愚蠢，迷信，小氣，虛偽，懶散，自私……他却憑韌性與犧牲，慢慢接近那個理想。到接近理想時，他諒已精盡力竭，快要完了。他本身一生實應當如一篇宏大莊嚴然而同時又極精美的詩歌。我們的明日文學運動，在盼望作品以前，應當先盼望有這麼一羣作家。

所以具有遠見的理論家，對於明日文運的意見，不在指示人如何執筆必然努力鼓吹應當如何做人。易老善忘是老作家的必然悲劇，悲劇的形成，就因為初期文學理論中，疏忽了給作家一個堅強與持久的人生觀。讓我們來重新起始，在精神上，一面保留五四運動初期作家那點真天和勇敢，在閱歷上加上這二十年來從社會變動文運得失討得的經驗，再好來個二十年工作，看看這個民族的感情中，是不是還能撒播向上的種子，發芽或發酵，有個進步的明日。

據個人私見，我們紀念五四和蔡老先生，最有意義的方式，便是在沉默中戰勝「易老善忘」的弱點。能夠這麼辦，想起這個民族近百年來的憂患，特別是近三年來的憂患，以及從憂患中的掙扎，并記得二十年來新文學在國家進步上所作的種種貢獻，我們就不會墮落到甘心為仇敵作傀儡，也不至胡塗到醉生夢死消沉頹喪，只盼望講和回老家了。我們若生活在任何困難情形下，總永遠不氣餒，且在各種方式下，時時刻刻都能把自己一點力量，粘附到整個民族向上努力中，這個國家，總會從急風猛雨中，慢慢的站起來，向理想邁進，任何惡鄰想用戰爭方式或懷柔政策來妨礙我們的發展，是辦不到的。要消滅我們，更是不可能的！

小說作者和讀者

我們想給小說下一個簡單而明白的定義，似乎不大容易。但目下情形，「小說」這兩個字似乎已被人解釋得太複雜太多方面，反而把許多人弄糊塗了，倒需要把它範圍在一個比較素樸的說明裏。個人只把小說看成是『用文字很恰當記錄下來的人事』。這定義說它簡單也并不十分簡單。因為既然是人事，就容許包含了兩個部分：一是社會現象，即是說人與人相互之間的種種關係；二是夢的現象，即是說人的心或意識的單獨種種活動。單是第一部分不大夠，它太容易成爲日常報紙記事。單是第二部分也不夠，它又容易成爲詩歌。必需把「現實」和「夢」兩種成分相混合，用語言文字來好好裝飾，剪裁，處理得極其恰當，方可望成爲一個小說。

我并不說小說須很「美麗」的來處理一切，因爲美麗是在文字辭藻以外可以求得的

東西。我也不說小說需要很「經濟」的來處理一切，即或是一個短篇，文字經濟依然不是這個作品成功的唯一條件。我只說要很「恰當。」這恰當意義，在使用文字的量與質上，就容許不必怕數量的浪費，也不必對於辭藻過分吝嗇。故事內容發展呢，無所謂「真」也無所謂「偽」，要的是恰當。全篇分配要恰當，描寫分析要恰當，甚至於一句話，一個字，也要它在可能情形下用得不多不少，妥貼恰當。文字作品上的真美善條件，便完全從這種恰當產生。

我們得承認，一個好作品照例會使人覺得在真美感覺以外，還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說的向善，這個名詞的意義，不僅僅是屬於社會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為止。我指的是這個讀者從作品中接觸了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啓示，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庸俗鄉愿道德，社會雖異常需要，然而有許多簡單而便利的方法和工具，可以應用，且在那個多數方面極容易產生效果，似乎不必要文學中小說來作這件事。小說可作的事遠比這個大。若勉強運用它作工具來處理，實在費力而不大好。（這看看過去多數說教作品的失敗，即可明白把作品有意裝入一種教義，永遠是一種動人

理論見諸實行并不成功。至于生命的明悟，使一個人消極的從肉體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爲緣，并明白人生各種型式，擴大到個人生活經驗以外。或積極的提示人，一個人不僅僅能平安生存卽已足，尙必需在生存願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動物肉體基本的慾望，比飽食暖衣保全首領以終老更多一點的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導向一個更崇高的理想上去發展。這種激發生命離開一個動物人生觀，向抽象發展與追求的慾望或意志，恰恰是人類一切進步的象徵。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類最艱難偉大的工作。我認爲推動或執行這個工作，文學作品實在比較別的東西更其相宜。而且說得誇大一點，到近代，這件事別的工具都已辦不了時，惟有小說還能擔當。原因簡明，小說既以人事作爲經緯，舉凡機智的說教，夢幻的抒情，都無一不可以把它綜合組織到一個故事發展中。印刷術的進步，交通工具的進步，又可以把它些作品極便利的分布到使用同一文字的任何一處讀者面前去。託爾斯太或曹雪芹過去的成就，顯然就不是用別的工具可以如此簡便完成的！二十世紀雖和十八九世紀情形大不相同，最大不同是都市文明的進步，人口集中，剝奪了多數人的閒暇，從從容容來閱讀小說的人

已經不怎麼多，從小說中來接受人生教育的更不會多了。可是在中國，一個小說作品若具有一種崇高人生理想，希望這理想在讀者生命中保留一種勢力，依然并不十分困難。中國人究竟還有閒，尤其是比較年青的讀書人，在習慣上用文學作品來耗費他個人的剩餘生命，是件已成習慣的時髦事情。若文學運動能在一個良好影響上推動，還可望造成另外一種人的習慣，即人近中年，當前只能用玩牌博奕耗費剩餘生命的中層分子，轉而來閱讀小說。

可是什麼作品可稱爲恰當說到這一點，若想舉一個例來作說明時，倒相當困難了。因爲好作品多，都只能在某一點上得到成功。譬如用男女愛情作爲題材，同樣稱爲優秀作品的作品，好處就無不有個限制。從中國舊小說看來，我們就知道世說新語的好處，在能用素樸文字保存魏晉間人物行爲言語的風格或風度，相當成功，不像唐人小說。至於唐人小說的好處，又是處理故事時，或用男女愛憎恩怨作爲題材（如霍小玉傳、李娃傳）或用人與鬼神靈怪戀愛作爲題材（如虬髯客傳、柳毅傳），無不貼近人情。可是即以貼近人情言，唐人短篇小說與明代長篇小說金瓶梅又大不相同。金瓶梅的好處，却在刻畫市井人物性情，從語言運用上見

出卓越技巧。然而同是從語言控制表現技巧，金瓶梅與清代小說紅樓夢面目又大異。紅樓夢的長處，在處理過去一時代兒女纖細感情，恰如極好宋人畫本，一面是異常逼真，一面是神韻天成……不過就此說來，倒可得到另外一種證明，即一個作品其所以成功，安排恰當是個重要條件。只要恰當，寫的是千年前活人生活，固然可給讀者一種深刻印象，即寫的是千年前活人夢境或駕空幻想，也同樣能夠真切感人。三國演義在歷史上是不真的，毫無關係，西遊記在人事上也不會是真的，同樣毫無關係。它的成功還是「恰當」，能恰當給人印象便真。那麼，這個恰當究竟應當側重在某一點上？我以為一個作品的恰當與否，必需以「人性」作為準則。是用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共通處多差別處少」的共通人性作為準則。一個作家能瞭解它較多，且能好好運用文字來表現它，便可望得到成功，一個作家對於這一點缺少理解，文字又平常而少生命，必然失敗。所以說到恰當問題求其所以恰當時，我們好像就必然要歸納成爲兩個條件：一是作者對於語言文字的性能，必需具敏銳的感受性，且有高強手腕來表現它，二是作者對於人的情感反應的同差性，必需有深切的理解力，且對人的特殊與類型能明

白刻畫。

換句話說，小說固然離不了討論人表現人的活動事情，但作者在他那個作品的製作中，却儼然是一個「上帝」。（這自然是一種比喻。）我意思是他應當有上帝的專制和殘忍，細心與耐性，透明的認識一切，再來處理安排一切，作品方可望給人一個深刻而完整的印象。一個作家在寫作過程中，「天才」與「熱情」常常都不可免成爲毫無意義的名詞。所有的只是對人事嚴密的思索，對文字保持精微的敏感，追求的只是那個「恰當」。

關於文字的技巧與人事理解，在過去，這兩點對於一個小說作家，本來不應當成爲問題。可是到近來却成爲一個問題。這有一種特別原因，即近二十年中國的社會發展，與中國新文學運動不可分，因此一來小說作家有了一個很特別的地位，這地位也有利，也有害，也幫助推進新文學的發展，也妨礙偉大作品產生。新作品在民十五左右已有了商品價值，在民十八又有了政治意義，風氣習慣影響到作家後，作家的寫作意識，不知不覺從「表現自我」成爲「獲得羣衆」。於是留心多數，再想方法爭奪那個多數，成爲一種普遍流行文學觀。「多數」既

代表一種權力的符號，得到它即可得到「利益」，得到利益自然也就象徵「成功」。跟隨這種習慣觀念，不可免產生一種現象，即作家的市儈工具化與官僚同流化。尤其是受中國的政治習慣影響，偽民主精神的應用，與政治上的小幫閒精神上相通，到時代許可競競選時，這些人就常常學習諂諛羣衆來爭奪羣衆，到時代需要政治集權時，又常常用捧場湊趣方式來討主子歡心。寫成作品具宣傳味，且用商品方式推銷，作家努力用心都不免用在作品以外。長於此者拙於彼，因此一來，作者的文字技巧與人事知識，當然都成爲問題了。這只要我們看看當前若干作家如何把作品風格之獲得有意輕視，在他們作品中，又如何對於普通情人的極端疏忽，就可明白近十年來的文學觀，對於新文學作品上有多大意義，新的文學寫作觀，把「知識」重新提出又具有何等意義了。作品在文體上無風格無性格可言，這也就是大家口頭上喜說的「時代」意義。文學在這種時代下，與政治大同小異，就是多數庸俗分子的抬頭和成功。這種人的成功，一部分文學作品便重新回到「禮拜六」派舊作用上去，成爲雜耍，成爲消遣品。若干作家表面上在爲人生爭鬥，貌作莊嚴，全不兒戲，其實虛偽處竟至不可想像。二十

年來中國政治上的政策變動性既特別大，這些人求全討好心切，忽而彼忽而此的跳猴兒戲情形，更是到處可見。因此若干活動作家寫成的作品，即以消遣品而論，也很少有能保存到五年以上，受時間淘冶，還不失去其消遣意義的。提及這一點時，對於這類曾經一時得到多數的作家與作品，我無意作何等嘲諷。不過說明這種現象爲什麼而來，必然有些什麼影響而已。這影響自然很不好，但不宜派到某一個作家來負責。這是「時代」！

想得到讀者本不是件壞事。一個作者拏筆有所寫作，自然需要讀者。需要多數讀者更是人之常情。因爲寫作動機之一種，而且可說是最重要的。一種，超越功利思想以上，從心理學家說來，即作品需要多數的重視，方可抵補作者人格上的自卑情緒，增加他的自高情緒。抵補或增加，總之都重在使作者個人生命得到穩定，覺得「活下來，有意義」。若得到多數不止抽象的，可以穩定生命，還可望從收入增多上具體的穩定生活，那麼，一個作家有意放棄多數，離開多數，也可以說不僅是違反流行習慣，還近於違反動物原則了。因爲動物對於生命的感覺，有一個共通點，即思索的運用，本來爲滿足食與性而有，即不能與這兩種本能分開。多數動物只

要能繁殖，能吃喝，加上疲乏時那點睡眠，即可得到生命的快樂。人既然是動物之一，思想願望貼近地面，不離泥土，集中於滿足「食」與「性」，得到它就儼然得到一切，當然并不出奇，近於常態。

可是這對於一般人，話說得過去。對於一個作家，又好像不大說得過去。爲什麼爲的是作家在某種意義上，是比較能夠用開明腦子在客觀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種意見表示出人生應有些事與普通動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現。一個人對人生能作較深的思索，是非愛憎取予之際，必然會與普通人不大相同。這不同不特要表現到作品上，還會表現到個人行爲態度上！

所以把寫作看作本來就是一種違反動物原則的行爲，又像是件自然不過的事情。爲的是他的寫作，實在還被另外一種比食和性本能更強烈的永生願望所壓迫，所苦惱。他的創作動力，可說是從性本能分出，加上一種想像的貪心而成的。比生孩子還更進一步，即將生命的理想從肉體分離，用一種更堅固材料和一種更完美形式保留下來。生命個體雖不免死亡，保

留下來的東西却可望百年長青。（這永生願望，本不是文學作家所獨具，一切偉大藝術品就無不由同一動力而產生。）願望既如此深切，永生意義，當然也就不必需普通讀者來證實了！他的不斷寫作，且儼然非寫不可，就為的是從工作的完成中就已得到生命重造的快樂。

為什麼我們有這種抽象的永生願望？這大約是我們人類知識到達某種程度時，能夠稍稍離開日常生活中的哀樂得失而單獨構思，就必然會覺得生命受自然限制，生活受社會限制，理想受肉體限制，我們想否認，想反抗，盡一切努力，到結果終必敗北。這敗北意思，就是活下來總不能如人意。即這種不如意的生活，時間也甚短促，不久即受生物學的新陳代謝律所拘束，含恨費志而死。帝王螻蛄，華屋山丘，一剎那間即不免同歸消滅於烏有之鄉。任何人對死亡想要逃避，勢不可能。任何人對社會習慣有所否認，對生活想要衝破藩籬，與事實對面時，也不免要被無情事實打倒。個人理想雖純潔崇高，然而附於肉體的動物基本慾望，還不免把他弄得拖泥帶水。生活在人與人相挨相撞的社會中，和多數人哺糟啜醢，已感覺夠痛苦了，更何況有時連這種貼近地面的平庸生活，也變成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為社會所拋棄，所排斥，

生活中竟只能有一點回憶，或竟只能作一點極可憐的白日夢。一個作者觸着這類問題時，自然是很痛苦的！然而活下來是一種事實，不能否認。自殺又違反生物的原則，除非神經衰弱到極端，照例不易見諸實行。人既得怪寂寞痛苦的勉強活下來，綜合要娛樂要表現的兩種意識，與性本能結合爲一，所以說，寫作是一種永生願望。試從中國歷史上幾個著名不朽文學作家遺留下的作品加以檢查，就可明白離騷或史記，杜工部詩或曹雪芹小說，這些作品的產生，情形大都相去不遠。我們若透過這些作品的表面形式，從更深處加以注意，便自然會理解作者那點爲人生而痛苦的情形。這痛苦可說是惟有寫作，方能消除。寫作成後，願望已足，這人不久也就精盡力疲，肉體方面生命之火已告熄滅，人便死了。人雖死去，然而作品永生，却無多大問題。

這個「永生」我指的不是讀者數量上問題，因爲一個偉大作家的經驗和夢想，既已超越世俗甚遠，經驗和夢想所組成的世界，自然就恰與普通人所謂「天堂」和「地獄」鼎足而三，代表了「人間」，雖代表「人間」，却正是平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讀者對於這種作品

的欣賞，決不會有許多人。世界上偉大作品能在人的社會中長久存在，且在各種崇拜，讚美，研究，愛好，以及其他動人方式中存在，其實也便是一種悲劇。正如紅樓夢題詞所載：

『滿紙荒唐言，一把酸辛淚，都言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從作品瞭解作者，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一個誠實的作者若需要讀者，需要的或許倒是那種少數解味的讀者。作者感情觀念的永生，便靠的是那在各個時代中少數讀者的存在，實證那個永生的可能的夢。對於在商業習慣與流行風氣下所能獲得的多數讀者，有心疏忽或不大關心，都勢不可免。

另外還有一種作家，寫作動力也可說是爲痛苦，爲寂寞，要娛樂，要表現。但情緒生活相當穩定，對文學寫作看法只把它當作一種中和情感的方式。平時用於應世的聰明才智，到寫作時即變成取悅讀者的關心，以及作品文字風格的注意。作品思想形式自然能追隨風氣，容易爲比較多數讀者接受。因此一來，作品在社會上有時也會被稱爲「偉大」，只因爲它在流行時產生功利作用相當大。這種作家在數量上必相當多，作品分布必比較廣，也能產生不好影

響，即使多數讀者知稍稍向上。也能產生不好影響，即使作者容易摹仿，成爲一時風氣，限制各方面有獨創性的發展。文學史上遺留下最多的篇章，便是這種作家的作品。

另外又還有一種作家，可稱爲「新時代」產物。這種作家或受了點普通教育，爲人小有才技，或辦黨從政，出路不佳，本不適宜於與文字爲緣，又并無什麼被壓抑情感願望迫切需要表現，只因爲明白近二十年有了個文學運動，在習慣上文學作家又有了個特殊地位，一個人若能揣摩風氣，選定一種流行題目，抄抄撮撮，從事寫作，就可很容易的滿足那種動物基本慾望。於是這種人就來作文學運動，來充作家。寫作心理狀態，完全如科舉時代的應制，毫無個人的熱誠和興趣在內。然而一個作家既兼具思想領導者與雜耍技藝人兩種身分，作品又被商人看成商品，政客承認爲政治場面點綴品，從事於此的數量之多，可以想像得出。人數既多，龍蛇不一，當然也會偶然有些像樣作品產生，不過大多數實無可望。然而要說到「熱鬧」或「成功」時，這些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比上述兩種作家的作品還容易熱鬧成功的。只是一個人生命若沒有深度，思想上無深度可言，雖能捉住題目，應制似的產生作品，因緣時會，作僞售巧，

一世之間得到多數讀者，這種人的成就是會受時間來清算，不可免要隨生隨滅的。

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讀者也極難得！這因為同樣都要生命有個深度，與平常動物不同一點。這個生命深度，與通常所謂「學問」「積累無關，與通常所謂「事業」成就也無關。所以一個文學博士或一個文學教授，不僅不能產生什麼好文學作品，且未必即能欣賞好文學作品。普通大學教育雖有個習文學的文學系，亦無助於好作品的讀者增多或瞭解加深。不良作品在任何時代都特別流行，正反映一種事實，即社會上有種種原因，養成多數人生下來莫名其妙，活下來實無所謂，上帝雖儼然給了他一個腦子，許他來單獨使用這個腦子有所思索，總似乎不必要，不習慣。這種人在學校也熱誠的讀莎士比亞或曹子建詩，可是在另外一時，却用更大熱誠去看報紙上刊載的美人蟹和三腳蟾。提到這一點時我們實應當對人生感到悲憫。因為這也正是一「人生。」這不思想的動物性，是本來的。普通大學教育雖在四年中排定了五十門課目，要他們一一習讀，可并無能力把這點動物性完全去掉。不過作者間既有感於生命重造的宏願和堅信，來有所寫作。讀者自然也有想從作品中看出一點什麼更深邃的東西，來

從事閱讀。這種讀者一定明白人之所以爲人，爲的是腦子發達已超過了普通動物甚遠，它已能單獨構思，從食與性兩種基本願望以外玩味人生，理解人生。他生活下來一種享受，即是這種玩味人生，理解人生。或思索生命什麼是更深的意義，或追究生命存在是否還可能產生一點意義。如此或如彼，於是人方漸漸遠離動物的單純，或用推理歸納方式，或單憑夢幻想像，創造出若干抽象原則和意義。我們一代復一代便生存在這種種原則意義中，或因這種種原則意義產生的一現象一中。羅素稱人與動物不同處，爲有一遠慮，「這自然指的是人類這種精神向上部分而言。事實上多數人與別的動物不同處，或許就不過是生活在因思索產生的許多觀念和工具中罷了。近百年來這種觀念和工具發達不能一致，屬於物質的工具日有變遷，屬於精神的觀念容易凝固，因此發生種種的衝突，也就發生各式各樣的悲劇。這衝突的悲劇中最大的一種，即每個民族都知道學習理解自然，征服自然，運用自然，即可得到進步，增加幸福。這求進步幸福的工具，雖日益新奇，但涉及人與人的問題時，思想觀念就依然不能把戰爭除外，而且居然還把戰爭當作競爭生存唯一手段。在共同生活方面，集羣的盲目屠殺，因工具

便利且越來越猛烈。一個文學作家如果同時必然還是一個思想家，他一定就會在這種現象上看出更深的意義。若明白戰爭的遠因實出於「工具進步」與「觀念凝固」的不能兩相調整，就必然會相信人類還可望在抽象觀念上建設一種新原則，使進步與幸福在明日還可望從屠殺方式外獲得。他不會否認也不反對當前的戰爭，說不定還是特別鼓吹持久戰爭的一分子，可是他也許在作品中，却說明白了這戰爭的意義，給人類一種較高教育！一個特殊的讀者，他是樂意而且盼望從什麼人作品中，領受這種人生教育的。

若把這種特殊讀者除外不計，試將普通讀者來分一分類時，大致也有不同的三種：一是個人多聞強記，讀的書相當淵博，自有別的專業，惟已養成習慣，以閱讀文學作品來耗費剩餘生命的。這種人能有興趣來閱讀現代小說的，當然並不怎麼多。二是受了點普通教育，或尚在學校讀書，或已服務社會，生來本無所謂，也有點剩餘生命要耗費，照流行習慣來讀書的。既照流行習慣讀書，必不可免受流行風氣趣味控制，對於一個作品無辨別能力，也不需要這種能力。這種讀者因普通教育發達，比例上必佔了一個次多數。三是正在中學或大學讀書，年紀青

幻想多，（尤其是政治幻想與男女幻想特別多）因小說總不外革命戀愛兩件事，於是接受一個新的文學觀，以為文學作品可以教育他，需要文學作品教育他，（事實上倒是文學作品可以娛樂他滿足他青年期某種不安定情緒）這種讀者情感富餘而興趣實在不高，然而在數量上倒頂多。若以當前讀者年齡來分類，年紀過了三十五，還帶着研究興趣或欣賞熱誠的讀者，實在并不多。年紀過了二十五，在習慣上把文學作品當成教育兼娛樂的工具來閱讀的數目還是不甚多。唯有年齡自十五歲到二十四歲之間，把新文學作家看成思想家，社會改革者，藝員明星，三種人格的混合物，充滿熱誠和興趣，來與新作品對面的，實在是個最多數。這許多數讀者的好處，是能夠接受一切作品，消化一切作品。壞處是因年齡限制，照例不可免在市儉與小政客相互控制的文學運動情形中，興趣易集中於雖流行却并不怎麼高明的作品。

若討論到近二十年新文學運動的過去以及將來發展時，我們還值得把這部分讀者看得重要一些，因為他們其實都在有形無形幫助近二十年新出版業的發達，使它成為社會改革工具之一種，同時還支持了作家在社會上那個特殊地位。作家在這個地位上，很容易接受

多數青年的敬重和愛慕，也可以升官發財，也可以犯罪致死，一切全看這個人使用工具的方法態度而定。所以如從一個文學運動理論家觀點看來，好作家有意拋棄這個多數讀者，對讀者可說是一種損失，對作家也同樣是一種損失。這種讀者少不了新文學作品，新文學作品也少不了他們。一個好作品在他們生活中以及此後生命發展中，如用得法，所能引起巨大的作用，顯然比起別的方面工具來，實在大得多。然而怎麼一來，方可望使這種作家對於這種多數讀者多有一分關心？這種讀者且能提高他的欣賞興趣，從大作品接受那種較深刻的觀念？在目前，文學運動理論家，似乎還無什麼確定的有力的意見提出。尤其是想調和功利思想與美麗印象於一個目的，理論不是支離破碎，就是大而無當，難望如何效果。

我們也可以那麼說，關於有意教育對象而寫作這件事，期之於第一等作家，勢無可望。至於第二種作家呢，希望倒比較多。至於第三種作家呢，我們却已覺得他們似乎過分關心讀者，許多本來還有點成就的作者，都因此毀了。我們只能用善意盼望他們肯在作品上多努點力，把工作看得莊嚴一點，弄出一些成績。怕的是他們只顧教育他人，忘了教育自己，末了還是用

官派作家或委員董事資格和讀者對面，個人雖儼然得到了許多讀者，文學運動倒把這一羣讀者失去了。

一面是少數始終對讀者不能發生如何興趣，一面是多數照老辦法以爭奪羣衆爲目的。所以說到這里，我們實觸着了一個明日文學運動的問題。我們若相信這件事還可以容許一個作家對於理論者表示一點意見，留下一些希望，應當從某一方面來注意個人以爲理論家先得承認對第一種作家，主張領導獎勵是末節小事，實不必需。這種作家需要的是「自由」政治上負責人莫過分好事來管制它，更莫在想運用它失敗以後就存心摧殘它，只要能用的寬容聽其自由發展，就很好了。至於第三種作家呢，如政治上要裝幌子，以爲既獎勵就可領導，他們也樂於如此「官民合作」，那就聽他們去熱鬧好了。這些人有時雖缺少一點誠實，善於講張爲幻，捧場湊趣，因此在社會也一時鬚髯有很大影響。不過比起社會上別的事情來，決不會有更了不得的惡影響的。這些人的作品雖無永久性，一時之間流行亦未嘗不可給當前社會問題增加一種忍受能力與選擇能力。但有一點得想辦法，即對於第二種不好不壞可

好可壞的作家，如何來提出一種客觀而切實意見，鼓勵他們意識向上，把寫作對於人類可能的貢獻，重新有一個看法。在他們工作上，建立起比「應付目前」還稍微崇高一些的理想。理論者的成就如何，我們從他個人氣質上大約也可以決定。凡帶政客或文學教授口吻的，理論雖好像具體，其實却極不切題，恐無何等成就。具哲學與詩人情緒的，意見雖有時不免抽象空，却可望有較新較深影響。這問題與我題目似乎相去一間，說下去恐與本題將離遠了，所以即此爲止。

一個作家對於文學運動的看法，或不免以爲除了文學作品本身成就，可以使作品社會意義提高，并刺激其他優秀作品產生，單純的理論實在作不了什麼事。但他不一定輕視具有誠實良好見解的理論，這一點應當弄明白。目下有一件事實，卽理論者多數是讀書多，見事少，提出來的問題，譬如說「小說」這麼一個問題罷，問題由一個有經驗的作家看來，就總覺得他說的多不大接頭。所以關於這類意見，說不定一個作家可能盡的力，有時反而比理論者多。

文運的重建

從民八起始，近二十年中國變化太大了。向這個二十年短短歷史追究變化的原因，我們必承認五四實在是中國大轉變一個樞紐。有學術自由，知識分子中的理性方能抬頭，理性抬了頭，方有對社會一切不良現象懷疑與否認精神，以及改進或修正願望。文學革命把這種精神與願望加以表現，由于真誠，引起了普遍影響，方有五卅，方有三一八，方有北伐，方有統一，方有抗戰。可是我們若從另外一個觀點看看文運本身，就會覺得它雖推動發展了這個社會的變，却同時也不由自主，遭受了這易變社會的摧殘，越來越失去原有意義。比較起來社會固有了進步，文運實已墮落了。

墮落的原因，一為從民十五起始，文學運動勢力由北而南，由學校轉入商場，與上海商業資本結合為一，文學作品有了商品意義，成為商品之一種。從表面看，是大大發展，事實說來，它

必然受損害。一爲民十八以後，這個帶商品性得商人推銷的新文學事業，被在朝在野的政黨同時看中了，它又與政治結合爲一。從表面看，越有前途，事實說來，只會更糟。因此從民十五以後，雖很產生了不少在商業上成功的作品，民十八以後，到民廿六爲止，却并不會產生過多少對國家有建設性的大作品。「普羅文學」和「民族文學」兩個名辭，是近十年人所習聞的名辭，可并無什麼作品附於這兩個政治意識名辭下得到成功。好作品雖有一些，這些作品照例是在兩個名辭勢力範圍以外產生的。

文運與上海商場和各地官場有了因緣，作家忽然多起來了，書店多起來了，社團多起來了，爭奪也多起來了。一切都好像在發展，在膨脹，只是那點五四運動，却在慢慢的萎縮，從作者與讀者兩方面萎縮，末後只剩餘一個零。

五四精神特點是「天真」和「勇敢」，如就文學言，卽大無畏的高談革命之外，還用天真和勇敢的熱情去嘗試。幼稚，無妨，受攻襲，也無妨，失敗，更不在乎。大家真有信心，鼓勵他們信心的的是求真，毫無個人功利思想夾雜其間。要出路要的是真理抬頭，要解放，要的是將社會的

愚與迷去掉！改革的對象雖抽象，實具體。熱情爲物是具有傳染性的，領導的既由大學師生，所以對學生分子影響特別大。這影響直接雖限於學校，間接實普及全中國。文運支持者一離開了學校，便漸漸離開了真誠，離開了熱情，變成爲世故，爲阿諛。由於商業性與政治性，舉凡能引起商業作用與政治效果的「問題」多，「作品」少。作者的創造力，有一半得迎合商人，另一半得傳會政策，尤其重要的是一與學校離開，五四文學革命的發源地，北京大學，到民十六以後，就只好放棄了北大的所以爲北大的進取精神，把師生精力向音韻訓詁小學考據方面去發展。這結果在學術上當然佔了一個位置，卽「老古董」位置。五四主持者與美育代宗教的提倡者蔡老先生，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科學方面一切都學新，歷史語言只向越舊越古一方面跑，近代文學美術連一個小小位置都沒有。這麼一來，到民國二十八年，國內許多著名大學，浙江、中山、武大等校，做國文不許用語體文，并不出奇，實在十分自然！文運與大學一脫離，就與教育脫離，萎靡、墮落、無生氣，都是應有的結果。學校一與文運分離，也不免難得保守、退化、無生氣、無朝氣。

文運經過商業與政治兩種勢力分割後，作家的「天真」和「勇敢」完全消失了，代替它的是油滑與狡詐習氣。信仰真理愛護真理的五四精神，一變而為發財升官的功利思想；與商人合作或合股，用一個聽候調遣的態度來活動，則可以發財，為某種政策幫忙湊趣，用一個阿諛態度來活動，則可以做官。發財做官的功利思想既變成作家創作活力，表面上儘管十分熱鬧，事實上已無文運可言。商人官家不僅成為文運發揚者，保護者，同時且是支配者，統治者。作家成名的便成御用物，新起的便求為御用物，照流行語說來，這種情形名為「有思想」。不能隨波逐流的，就名為「無思想」。更可怕的現象，是商人官家見獵心喜，不甘寂寞，或受小夥計慫恿，齊來從事寫作，這種作品本不像個東西，但因種種便利，分布推銷，得到各方面捧場，作品於是成為一時標準。個人成功恰好糟塌了整個文運。其中自愛自重的，看看這玩意兒越來越不成事，於是同政治方面有心人具同一情緒，『放手罷，還是讓二三子來玩，來熱鬧活動罷，』不合作，大家擱筆。有希望的作家不肯舖糟啜醜而擱筆，第三流或根本上不是個作家也不能寫出什麼像樣作品的，倒因緣時會，成為文壇中活躍人物。

文運與教育離開，反與官場攜手，所以在文抗會我們看到陳銘樞馮玉祥二先生出席的記錄，許多大學國文系却反而不許作白話文，也從不教白話文，把這兩件事相互對照，文運的現狀和前途看來不免令人苦笑。這現象不僅僅可笑，實在可悲！可是我們當前一大堆理論家，誰會注意到這個可笑現象，誰敢來說起這個可悲現象？

所以紀念五四，我們倒值得知道知道這個過去當前的情形。這麼拖下去是不成的，絕對不成的！發揚五四精神，使文運重造與重建，是關心它的前途或從事寫作的人一件莊嚴的義務。我們必需努力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建設一個觀念，一種態度，使作者從商場與官場拘束中走出，依然由學校培養，學校奠基，學校着手。作品不當作商品與官場的點綴品，所謂真正的時代精神與歷史得失，方有機會表現。而且這種作品中所浸透的人生崇高理想，與求真的勇敢的批評精神，方能啓發教育讀者的心靈。在學校圈裏或在社會各方面的作家，若知道五四初期文運的建設性，以及對於中國社會解放改造有過多大貢獻，就決不會再自輕自棄，將那點本來可以獨立發展的精神，變成爲商人與官僚政客의 附屬物。我們要讀者，也得明白讀者真

正的需要是什麼！我們應當把文運同「教育」「學術」聯繫在一處，不能分開，爭取應有的自由與應有的尊重，希望它在明日有個更大的發展！對於這問題成名的作家不用說，還有更年青的準備從事這個工作十年二十年的，似乎不能不多想一想，來決定他的方向。懷疑否認的精神，修正改進的願望，在文運上得好好保留它，使用它。天真和勇敢，尤其是不能缺少。五四已有了二十年歷史，我們還需要再來個二十年繼續努力！

廿九年五月一日。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文季叢書之十四

燭 虛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

初版

著者

沈從文

編輯者

文季社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

定價國幣壹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1612B



~~1.00~~

4500